新編詩義集說

新編詩義集說卷之三

廬陵後學孫鼎編
門人華亭徐觀校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此章之意約言之而四句已足惟周公告戒其君言有盡而意無窮故反覆申言之其德之顯即於昭之謂也其命之時即維新之謂也其陟降在帝左右即文王在上之謂也然於昭以言其神而不顯又言其德何也蓋周家天命之新固本於文王之德尤本於文王之神其德之顯自其在人者言之也其神之昭自其在天者言之也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此其德之在人者然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此其神之在天者

然也文王生而其德昭著既足以膺天命之眷顧沒而其神之昭明尤足以基天命於悠久方其以德而受命文王固與天爲一也及昭明而在天尤可見其與天爲一矣惟其神之昭于天也故周之爲國雖舊而周之受命則新斯命也豈文王一人之命乃周家一代之命也其神之在天相與爲無窮則其命之在後嗣亦相與爲無窮文王之神即天之神也上帝之命即文王之命也上帝之陟降無一時而不監于人文王之陟降無一時而不同于帝則爲後王者豈可謂天之高高在上而不吾察文王之神杳冥恍惚而不吾知哉此章雖不言敬畏而不可不敬畏之意隱然已見於言外矣　解順

朱傳本旨以爲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斷章又言文王有顯德而上帝有成命以是推之則此題合以德字作一篇骨子上

六句反覆以言顯德受命之符下兩句又推原以見盛德契天之妙有其德而有其神有此神而有此命始焉反覆嘆詠之者謂其神之所以昭著而致成命者此德也終焉推本而遡求之者見其神之所以親密而與天爲一者亦此德也發式

在上以神言不顯以德言而陟降又以神言　主意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國家之興皆聖人有以致之也聖人往矣而精神之在天者方昭昭然而得於對越此其德之盛爲何如哉周雖舊邦而天命維新要皆聖德之所致耳聖人之德下足以得乎民上足以合乎天則國家之受命宜矣　發式

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亹亹猶勉勉自聖人言之則純亦不已之謂也惟其德之不已故其令聞亦不已也惟其令聞之不已故天命之亦不已由其身以及其子由其子以及其孫而又及於無窮使其本宗百世而爲天子支庶百世而爲諸侯則可謂盛矣而又以爲有是君其可無是臣乎故又及其臣子使凡周之士其傳世亦無不顯者焉此詩言不顯者三有周不顯自聖人言之也不顯亦世世世之不顯自臣子言之也上章以德言此章以世言惟其德之顯是以其傳世亦顯也上章言文王之德之神此章以下專言德者周公告戒成王固欲其法先王之顯德保上天之顯命非但欲其求之窈冥恍惚而已也　解顧

聖人德之不已而美譽無窮故天眷其後世之君臣亦無窮焉德不已而名譽不已於是天心之眷亦從而不已德之著

於外者不以存沒而有間故天之眷其後者亦不以人已而有殊也　主意

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有一代之君必有一代之臣國家之興非偶然也以聖人而興一代豈惟子孫享其福羣臣後嗣亦從與享之故子孫皆賢固足以見聖人之澤而羣臣後嗣之皆賢至與國咸休者猶足以見聖人之澤詩人論文王孫子凡周之士真可謂君臣同福者歟　矜式

有文王之聖人作於前凡爲其孫爲其子者本支皆百世之遠蓋聖人之後宜垂裕於無窮矣下股又承文王字說來文王之興固能使文王孫子百世矣而凡周之士亦皆文王之臣也故亦與周匹休光顯咸大而百世其久焉　斷法

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王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下章曰此承上章而言蓋以不顯亦世即繼之曰世之不顯則二章可合爲一題上章言文王德顯當時所以上帝敷錫于周維文王孫子則爲天子諸侯周士亦得以傳世而匹休焉蓋由文王德澤之延而有傳世之美也下章言羣臣傳世顯而厥猶翼翼者當知在文王時已有功業之隆也聖德格天而福澤遠被於君臣之世世臣謀國而功業已著於先王之時夫羣臣之傳世而顯其忠謀於累世者孰不本於聖人之德哉故凡周之士不顯亦世者亹亹令聞之源深而流長者也世之不顯厥猶翼翼以至于文王以寧者皆亹亹令聞

之膏沃而光輝者也文王之德流傳益遠造就益深詩人既由古而驗於今復自今而證諸古蓋欲成王知所以君有天下而賢才之助皆本於文王焉　發揮

上股以君臣並言而必同本於文王盛德得天之悠久下股言臣不言君而必推世臣與國俱盛者由功臣與國俱興蓋有一代之君必有一代之臣良相碩輔際時而興甚非偶然之故如楩楠杞梓必不產於培塿之上珪璋琬琰必不產於榛莽之中上天培植多士使林然並出於聖明之時由是其子孫繼之承之光明盛大固宜矣天之眷佑翼輔聖人之子孫若此則爲聖人之子孫繼聖人之統緒其君臣之間同休匹美益信其盛而上天之眷聖德終無窮也聖德著於悠久則上天申其眷而後世之君臣同美矣故觀其世臣統業之

盛而必原夫先世功業之隆則賢才長育於興王之初尤足以見天眷之在聖人而君臣信同休於無窮矣 矜式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翼翼者勉敬之謂勉即文王之亹亹也敬即文王之緝熙敬止也文王之德莫盛於此故文王之臣子亦無不取法於此而有是勉敬焉勉則能自強而不息敬則能主一而無二以之爲己而身以脩以之事君而國以治其謀猷如此宜其傳世之無不顯矣故又歎美之曰美哉此衆多之賢士而生於此文王之國也以多士而生王國謂非天命之保佑不可以王國而克生此多士謂非聖化之造就不可由天命之保右而多士以生由聖化之造就而王國克生則信乎足以爲周

之楨榦矣墻非榦無以立國非人無以立此濟濟然之多士乃文王之所賴以安也　解顧

此只用集傳之意蓋言文王得人之盛而宜其傳世之顯此乃倒說蓋由文王之時得人之盛其功業有維楨以寧之故則宜乎今日傳世之顯而有厭猶翼翼之美也羣臣能顯其謀作興於今王之時者以其能著其功於先王之日也茍非文王有豈弟君子之化使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並生於文王之國而一時人才維周之楨而文王亦賴以安寧則安能傳世之顯而有厭猶翼翼之美哉人知其傳世顯而謀猷翼翼則以爲人才之盛矣亦孰知文王作養造就人才衆多已能成功於文王之時然則今日之傳世顯而謀猷翼翼者皆維楨以寧之源深流長膏沃光輝者矣　發揮

上股是言成王以下所任之臣下股是言文王當日所用之臣周世世臣所以光顯威大而謀國必盡其誠者皆其先世藉聖君培養之功而建勲立業之致也夫何地不生才今却言多士生於王國復言惟王國能生此多士實皆出於文王養育成就之者是蓋天生一代與王之君則必有一代與王之臣良相碩輔之生皆聖人與王之福所致凡建勲立業之士皆藉文王之福而生則其子孫之能效忠以光世者亦文王福澤之流衍也此正周公追述之意就生此王國王國克生上發明維周之楨之意如召奭召虎南仲皇父之類到宣王世臣之家尚賴其福矣　矜式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穆穆然文王之德不已其敬則表裏之如一終始之無間比文王之敬所以與天合德也文王之受天命以其敬也商紂之失天命以其不敬也文王惟不已其敬是以大命集焉商紂惟不已其惡是以大命去焉天命之去就旣殊則天位之隆替亦異而商之孫子遂臣服于周矣雖有子孫千億之衆其若天命何哉　解順

聖德之深美者其敬爲不已故天人之交歸者其應爲極盛夫聖德所以合天人而一者也旣謹於已則天人之應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發揮

以文王有如是之德是以天命集而人心歸要發明商之孫子且歸他人可知矣於此見天命之大也穆穆以容言敬以心言　旨要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

聖人有以盡吾心之敬自有以得上天之心　主意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聖人之所以不可及者亦惟不已其敬而已人徒見聖德深遠若不可及也而原其所以爲深遠者亦豈外乎敬哉緝續熙明不已乎敬則其穆穆而深遠者固可得而至矣　主意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王之藎臣無念爾祖

膚敏以言其才之美祼將以言其職之共黼冔以言其服之常以商之士而服商之服若不改昔日之舊也然以其膚敏之才而奔走於周王之廟則今日之命非復昔日之命矣於是呼王之藎臣而告之曰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乎使爾而

不念厥祖則將墜厥緒而周之臣子又將服周之服而助祭於他人矣蓋者忠愛之篤惟其忠愛之篤是以欲其監戒之深也　解頤

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此章言法先王而脩德配命則福自我求若此其易也不法先王而脩德配命則失衆失國又若彼其難也爲後王者可不以文王爲法而以商爲鑒哉　解頤

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此題上是德下是福蓋德者福之本而祖父者又德之本也人惟能以宗祖之德爲德則必不以外至之福爲福矣周公不遠舉堯舜而必近言祖者欲詳其耳之所及使知文王之

爲德純亦不已則德之合乎天也視民如傷則德之及乎民也蓋欲念其祖者當念脩其德也思所以緝熙于光明則幾乎文王之明德也思所以爲民之父母則幾乎視之如傷也使已所行皆合乎天理則凡旱麓之福祿降于文王者爲介爾景福而歸于我矣皇矣之帝祉受于文王者爲保右命之而歸于我矣凡我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爲無疆之福皆自我致之豈由他而得之乎否則顛覆其典刑德非其德福非其福矣　念祖乃所以脩德常脩德乃所以常配命所謂多福即在配命之中周公告成王惟一念常在於法祖以自脩其德然所謂脩德者必常與天理合然後多福之求反於一身而有餘若使脩德之念一有間斷則有愧於祖即有愧於天而福不可求矣　旨要

賢君之所思者祖德所行者天理則大福固不必外求矣夫天理不外於祖德之中而大福不在於天理之外一念之思惟欲脩祖德而於一動之頃必求合乎天理則所謂大福者又豈在於他求哉　周公戒成王言欲念爾祖在於脩德而每念合乎天理則福不待外求盖事事求合天理即所以脩德而德之與福以類相應亦不外天理者也　主意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事之出於上天者爲難知德之本於聖人者爲易信故求於天者不若求之於聖人也天以載言則天之道既顯而爲事矣猶且聲臭俱無不可測識則天之爲天誠有未易求者乃若文王之所以爲文則實德昭著人心素孚一已盡儀刑之心即萬邦有作孚之志噫載者天道之顯猶不免幽深元遠

之疑文者聖人之實宜足爲憑藉據依之本後王苟欲取信於人亦惟取法於聖人斯可矣尚何必求於不可知之天哉

矜式

天與聖人一也特有隱顯之殊耳隱而在天者未易以致吾之知顯而在聖人者易以取人之信取必於天孰若取法於聖人哉周公之告成王也不曰上天之道而曰上天之載載之爲言事也道顯於世宜若有可知者矣猶且聲臭俱無未易測知惟文王一身天道之所由寓人心之所秉孚後人能儀而刑之則萬邦皆作而信之矣噫天道見於事猶且有幽深元遠之疑聖道著於法自足收觀感與起之效文王即天也文王在是則天在是矣

旨要

上天之事無聲臭之可聞孰得而測之哉惟取法於文王法

其緝熙之敬而上有以得天心法其亹亹之誠而下有以得人心萬邦且作而信之矣我將之頌曰畏天之威畏天即所以畏文王也又曰儀式刑文王之典法文王即所以法天也天與文王一也　解頤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天果不可信乎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有赫赫之命未嘗不可信也天果可信乎夏有昏德而商受之商有昏德而周受之其去就無常又未嘗必可信也惟天之不可信此爲君之所以不易也紂居天位爲殷之正適而乃使之不得挾四方而有之者蓋天命未絶則爲天子天命既絶則爲獨夫故也　解頤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

人君當知天人感通之易尤當知天人感通之難夫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在上者有赫赫之命則有大德者必受命此天人感通之易也上天之命爲難忱人君之德爲難盡則非有大德者不能以受命此天人感通之難也　主意

言天人相與之可見固所以勉其君言天人相與之難保所以戒其君　旨要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

天與聖人亦各盡其道之常而已德之昭明脩於一己者聖人之常也命之顯赫運於一元者天之常也聖人非有求於天而天亦非有私於聖人及其至也在下之明明即在上之赫赫迹雖有上下之殊而理則無彼此之間於此可以觀天

人之相與而理氣之相爲感通者矣噫有大德者必受命天與聖人何心哉　主意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由父母家言之則曰來嫁由夫家言之則曰嬪于京維德之行者王季以明德而治乎外大任以淑德而治乎內乾健而坤順陽唱而陰和其志意無不同也有王季以爲之父有太任以爲之母此文王之所以聖也有文王以爲之父有太姒以爲之母此武王之所以聖也　解順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聖人之德敬爲大泛言之而爲德切言之而爲敬敬者德之與也無敬則德不行聖人之敬上與天心合下與人心合故

以之事天非有心於求福也而自足以來多福以之治人非有心於求媚也而自足以受方國其德之不回即其心之敬者爲之也使此心之敬有一毫之空闕一息之間斷則不可謂之不回矣　解顧

敬天德也惟聖人以天德而格天心故其所以奉天者光明洞達而有以致百順之來歸德者人心之所同得也惟聖人以心之同得者感乎人而其爲德且直而不曲正而不偏則四方之國雖衆而聖人足以膺受之也　聖人之所以得乎天人者敬而已矣小心翼翼以來上帝之多福者此敬也厥德不回以受方國之歸附者亦此敬也上有以得乎天下有以得乎人其所謂聖人之敬矣乎　矜式

聖人一念之敬足以得上天之福一德之正足以得下國之

心聖人之所以得天人之交歸者惟在於誠心感德而已心誠於內而天實監焉德孚於外而民咸歸焉詩人之形容文王至矣　聖人之敬既足以得天眷之歸則聖德之正宜足以得人心之歸聖心之敬能事天而獲福則其德足以感人心而得乎天下之歸矣　天之主宰曰帝而文王之心則常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則凡既受帝祉福祿攸降皆此福祿感非謂之聿懷多福者乎然純亦不已文王之德也詩人之言德者不一而獨於此謂之不回蓋回者邪也豈不以其當商之際稟乎事君之心故虞芮感而歸之者四十餘國三分天下有其二非以受方國者乎　旨要

小心翼翼集傳以為恭慎之貌即前篇之所謂敬也文王之德於此為感敬即德也上言敬以事天而多福自至下言德

脩於己而方國自歸夫聖人出而君臨天下惟在於上得天心下得人心而已然天心未易以感孚人心未易以強服也吾心能敬則主一無適吾之心即上天之心吾德不回則吾之德即天下所同得之德心即天之心則多福不求而自至矣德即人之所同得則方國不期而自歸矣此聖人得天得人之盛也此所謂文王之德於此爲盛也然敬者德之聚能敬必有德敬之爲德非二物也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眷即人心之歸也分之以見其異合之以見其同則善矣

發揮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天命必有所厭也而後有所集以六百年之商將欲革其命

而新之非監視之久而眷顧之深固不輕集也天命既集於文王則文王之配豈人力之所能爲哉洽水之陽渭水之涘有聖女焉天實擬之以爲聖人之配也而天命之集于周益可信矣　解頤

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

俔天之妹言其猶天之女也納幣爲婚禮之始親迎爲婚禮之成文定厥祥敬其始也親迎于渭敬其終也造舟爲梁重其事也不顯其光贊美之辭也　解頤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

有大任以爲之母復有大姒以爲之婦故謂之纘言女德之有繼也既生文王於前又生武王於後故謂之篤言天命之

匪懈也其伐商也上以應乎天下以應乎人故謂之燮言其
無慙德也　解頤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
天眷屬於聖人之身而地勢大於聖人之國可以觀一代興
王之初矣聖人者天地之宗主天眷必待聖人而後附地勢
亦必待聖人而後定此豈偶然之故哉文王初豈有心於興
王自其天觀之有命非所敢知而畀之自天其歸於此者爲
已確自其地觀之作周非所素願而建以爲京其開于此者
爲愈大是蓋文王以身任兩間之託正命在是則正統在是
文王果何容心之有　主意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言處天下之大變當天下之大任當一

以天命行之不可置毫髮私意於其間彼以人之衆寡事之成敗存於念慮者皆所謂私意也武王無是也而必云爾者以見牧野之事天命之所不容釋人心之所不容拒而非武王之得已云耳　解頤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此章述牧野之事然言其檀車之煌煌而已不及乎矛戟之利則是無待於擊剌也言其駟騵之彭彭而已不及乎弓矢之良則是無待于貫革也言尚父之鷹揚而已不及乎徒御之衆則是無待於選鋒陷陣之勇也所以然者殷周之不敵久矣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孟子曰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皆此意也會朝清明所謂一戎衣而天下定也

解頤

此言武王伐商之事兵法擇地利備器械選將帥皆不可不審者今以地利言之則牧野之地洋洋而廣大以器械言之檀車則煌煌駟騵則彭彭矣以將帥言之則師尚父如鷹之飛揚而將擊矣此其相武王伐大商而會朝清明也會朝清明言會戰之旦不終朝而天下清明矣即咸地而陳兵車以賢才而輔聖主此一戰而天下平矣夫征伐之道有聖賢爲之君臣而地利車馬皆備美焉故有不戰戰必勝矣此王者之兵所以爲不可及也

發揮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廼慰廼止廼左廼右廼疆廼理廼宣廼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此詩乃周公追述大王遷岐之事以戒成王周原膴膴而堇

荼如飴其地美矣爰始爰謀謀於人也爰契我龜謀於神也
曰止曰時築室于茲謀之定也此審於神人以定遷國之謀
也慰止安其居也左右東西列之也疆理畫其大界別其條
理也宣布散而居也畝治其田疇也自西水滸以徂東而周
爰執事言靡事不為也此詳於經制以定遷國之事謀之於
始也既精審而不敢忽則為之終者自詳密而無所遺遷國
重事也大王之遷岐而謹其事如此所以能受天命而開王
基創業之艱難而保守之不易也　發揮

周原膴膴菫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周原之地膴膴然肥美所生菫荼皆甘如飴則苦者亦甘矣
於是太王始以為可遷謂謀及乃心也又謀之於衆謂謀及
卿士庶人也又契龜而卜之謂謀及卜筮也龜兆告吉乃告

其民曰可以止於是而築室矣則太王之遷豈苟焉而已哉

解頤

地利極其美人神協其謀則遷國之計定矣古之賢君於遷國之事先審其地利之宜又謀於人而决於卜無所不用其當審之意然後可定其計而築室也　主意

遷都定宅之時正民心危疑之日周原之利驗於物者如此協於卜吉又如此此吾民孰能舍此而他有所圖乎大王之順民如此此後世有天下之基也　斷法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

古人擇興王之地固有默契夫天人之心者矣王者之興豈偶然之故哉觀其建國之地潤澤丰美雖物之生其地者亦有異焉則地之盛者可知矣於是謀之人而人謀協謀之天

而天意從則王者之興誠有非偶然者矣　主意

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建國而有以契乎天人之心則可以播告於衆而居之矣人情每安土而重遷苟遷而不得其地則有民咨胥怨者矣今謀之於人而人言協謀之於天而天意從於是命衆人於此而居之庶幾遷得其所而遂居養然則古人豈輕於遷者哉

主意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

遷國以定民居而安養之事無不備命官以營宮室而宗廟之制所當先是以慰止左右使民得其安也疆理宣畝使民得其養也周爰執事則靡事不爲欲其無不備也司空掌營

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俾立室家繩直縮版以載命官以營宮室之事也室家曰俾立則方立之也繩直縮版則方築之時也而作廟則已翼翼然嚴正是宗廟先成矣此見宗廟之制知所當先也於民也安養之事詳以周於已也宗廟之奉知所尊此大王之遷國所以為可美也　發揮

廼慰廼止廼左廼右廼疆廼理廼宣廼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古人之治事必有其序如此始焉為居之謀中焉為養之謀至於居養之既遂則巡視其地雖事之細者亦皆為之盖人之治事一循其序則由大及小由本及末無不遂其成者若夫倒行逆施則急遽無統徒勞而已　遷徙之初居為先養次之居養之事既治則其餘皆可漸致雖曰靡事不為其實則不勞餘力矣　斷法

賢君既有以遂斯民居養之宜然凡遷國之務尤必備致其力當國家經始之初正庶務並興之日務之大者固莫踰於授田以資其養授宅以定其居居養既遂則凡纖悉之務所當爲者尤不容廢也此可見先王遷都立國之勤如此作者要見得周公戒成王之意 矜式

當遷都之際求以安民養民當備極其至此二事爲大備其事而進其餘關於民生日用者當無不爲矣蓋慰而止之則民心安而無離散之憂左右列之則築室於茲而有一定之地疆理正則大界既畫而條理分明宣畝平則布散其居而田畝亦治凡自邠西而遷岐東所當爲者無不盡也孟子論王道則以得民心爲本論仁政則以經界爲始此見大王之得民心正經界而民之歸於大王者爲何如哉 旨要

延慰延止延左延右延疆延理延宣延詠

古人之立國所以定民之居而制民之產者又不可以一言而盡也將定其居也其心固無所不盡及制其產也其心愈無所不盡延者繼事之辭也慰止之後繼之以左右疆理之後繼之以宣詠古人之重遷若此非重於遷也重其民也主意

延慰延止延左延右

古之遷國者固當有以慰安其民而尤不可以不位置其民徒能慰安其所居而不能位置其所處則紛然雜處而新遷之民或有不如其舊之歎也 主意

延疆延理延宣延詠

制地以利民要必均民以治地制地非難均民爲難民之不均則聚焉者或若其地之不足而散焉者或棄其地於有餘

若是則經界雖正果何益哉昔者大王之遷岐也廼畫其大
界廼別其條理則於此制地可謂盡心矣抑使制地之已詳
而均民之未善則民之多寡地之廣狹有不相稱者焉大王
廼宣布其民居廼易治其田畝自其宣布斯民而居也則田
不病於民之有餘民不病於田之不足而疆理之制始不爲
徒勞矣故觀大王之制地要當於其均民者觀之　主意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

營宮室之制者既知所當先則治宮室之役者不勞而自勸
矣夫作事當乎天理則有以當乎人心是故營宮室而以宗
廟爲先者事之當乎天理者也捄之度之築之以至百堵皆
興而鼛鼓弗勝焉理之當乎人心而人自勸不待勸勉程督

也夫人心所在可以理義感不可以威武屈苟營宮室而失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無以當乎人心矣縱有勸勉程督之嚴豈能有樂事勸功之心哉是知君子營宮室而以宗廟爲先則斯民執役者自勸而鼓弗勝矣

主意

凡營建之初固有賴於董治之專尤有藉於功力之協蓋營建宮室以宗廟爲重故首言兼命董治之人以蒞其事居室則次於宗廟矣故惟叙其功作而見人心之樂爲此先王遷都創業之勤如此大臣追述之固有其序也宗廟者奉先之地居室者自安之基作宗廟者非不藉夫功力也國有常職職有常任所以審夫位處而役夫徒衆者非專其人則何以致宗廟之嚴正哉治宮室者又非不賴乎董治也圖安者每慮其强民使民心樂趨於宮室之役則宗廟之成也不難矣

然宮室之事亦營國邑役徒衆者之所當治也　矜式

王者經營立國之初宗廟爲先居室爲後者理也苟失先後之序則事無以當乎天理亦無以當乎人心矣昔者大王之遷岐也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使之立室家其繩直而縮版以載於是宗廟之制已翼翼然而嚴正矣此定營宮室之制者既知所當先而事有以當乎天理者矣既而治其居室捄之而陾土於器者陾陾然而衆也度之而投土於版者薨薨然而有聲也築之則登登然削治重複則馮馮然於是百堵皆興而鼛鼓有弗能止也此執營宮室之役者不勞而自勸而事有以當乎人心者矣既觀大王宗廟之所當先又觀大王居室之所當後周家王業之興有自來矣　發揮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

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邦禁將使立宮室而並召之所以重其事也惟基圖之旣正則版築之當修亦功之所以成也然君子之營宮室宗廟爲先尊言作廟翼翼者明其序也此大王尊祖敬宗之義而司空司徒之職莫先於此也周公爲成王追述之一以示王業之本一以示宗廟之嚴固成王之所宜知也　斷法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衆樂於趨事蓋有止之而不能者矣陾陾薨薨登登馮馮皆形容其樂事勸功用心協力之意爭趨爲之百堵倏然而皆興凡事出於衆人之所奔趨者有非上命之所能遏故雖擊鼓以止而不能止也此與勿亟子來不日成之意同蓋可見從之者如歸市也　斷法

上章言作宗廟此章言治宮室也築墻之時取土而實之於畚者其衆則陾陾然墻上之人受而投之於版者其聲則薨薨然既投之則從而築之其聲登登而相應也墻成而重複削治之其聲則馮馮然堅也五版爲堵百堵同時而並興言民皆樂事勸功競欲致力其間雖鼛鼓不能勝而止之見大王之得人心也　解頤

既詳言版築成功之盛必表斯民致力之勤大臣追述先王之開創者至矣人君爲宮室之奉每患於厲民而民之不我役也况土功之興版築之事在所先爲最勞苟强民效其力而不出其樂爲之本心則怠情鹵莽所不能免欲其功之成也難矣先王作宮室而出於民心之樂爲要必有以致之者此大臣所以追述之也　聆式

廼立皋門皋門有伉廼立應門應門將將廼立冢土戎醜攸行
舉門社之制既言作之之序必言成之之功此所以戒當世
之君而昭先王之明德於天下三言廼立此作之之序如此
皋門則言其有伉應門則言其將將至大社則以戎醜攸行
言之似與有伉將將之意不相類者然有伉將將言其勢也
戎醜攸行言其事也皆要其功之成而稱美之也故觀其作
之之序則知先王所以作之之者勤矣觀其成之之功則知先
王所以成之之者慎矣其戒飭之意蓋在言外詩之義微矣斷法
皋門曰有伉自外觀之而見其高也應門曰將將自內觀之
而見其嚴正也冢土曰戎醜攸行國將於此乎起大事動大
衆非苟安於卑近而已也 解頤
大王遷岐作門社之規模雖未爲天子之制而天子之制實

始於此故三言廼立所以見其創始作新之意然又言有伉將將則見煥然維新之氣象不爲苟且之謀至於冢土之立又所以俟夫大衆之動而祭告焉其重民而不苟也如此蓋國門建而賛其勢之美國社建而表其勢之大大臣追述先王開創之勤者深矣門社乃國家規模法制之所係大臣於國門之既建則必即其勢而稱賛之於國社之既建則又即其用而表著之使前王經營措置之功可以想見於言外所以昭先王之明德而致戒於君也謂之廼立者繼上文宗廟宮室而言不惟足以見營建之始亦足以見經營之勤結却發明大王之時作此二門及社天子諸侯之制未别固不期後之爲天子制也後世有天下諸侯遂不得立焉大王之德百世不可泯矣　矜式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
喙矣

大王之去邠避獫狁之難也及其至岐則又有混夷之愠焉混夷之愠患之自外至者也內治之脩政之由中出者也自外至者聖賢之所不能必由中出者聖賢必加勉焉蓋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者而已若夫成功則固有天命存焉然其積累之既久培植之既厚至於木拔道通則屈不終屈而必於伸晦不終晦而必於顯混夷之竄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解頤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
奏予曰有禦侮

虞芮之質成是獄訟者不之商而之文王也歸者四十餘國

是朝覲者不之商而之文王也文王之德其孚於人也久矣至是而始動其興起之勢者譬之弩機之既張是惟無發發則沛然而不可禦矣詩人推本言之以爲是雖文王之德之盛而亦由此四臣之助而然蓋舜之德雖非五臣之所能及而非五臣則亦無以佐其治也文王之德雖非四臣之所能及而非四臣則亦無以宣其化也書亦曰無能往來茲廸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知此則知文王得人之盛而人才之爲聖化之助亦大矣或者乃謂文王之化非四臣之所能爲豈不異哉　解頤

遠國服而與王之勢日漸隆蓋由人才盛而宣力於內外者無不至人才者聖人之所以服天下之本也人但見其興王之勢如此其速而不知文王得人之盛宣力於內外者有以

致之故詩人各以子曰起之歎人才之衆所謂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也　主意

因列國求平其爭而知聖人有興起之勢故詩人歷致其詞而謂羣賢有贊助之功下股是詩人擬議之詞上股亦不可執定說文王是因虞芮來而動其興起之勢聖人德威神化其興起之機不可窺測方虞芮未來之先人不知其勢之興起與否也及虞芮既來之候而慕化者日衆人始知文王動其興起之勢在此時然矣猶未知其所以然也故作詩者推其得人之盛乃擬議其詞而不敢決聖人受命之事豈人之所能爲哉如此方說得文王氣象出　孫式

虞芮有訟質成於文王於是歸周者衆而文王興起之勢蹶然動矣此其盛德所致有不容已者然其盛德之用雖可自

虞芮之來而驗之不可自虞芮之來而測也亦由有此四臣之助而然耶故各以予曰起之所以深嘆其得人之盛而文王之德之盛則非予之所能言也夫文王之興因人而動其勢又必資人以贊其成豈一倚諸人以爲之者詩人之言蓋反覆以見文王受命之事形之於人質之於已使文王之德庶可求於言意之外也　斷法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

天下有尊慕之心則聖人有興起之勢　主意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

即物以起興所以美聖人之得人心因祭而觀其容尤見歸聖人者皆賢士物之盛者必爲人所用德之盛者必爲人所

歸此自然之理也然欲觀人心之趣向又莫若觀於祭祀之時左右奉璋亦有趣向之意則其趣向之心可知况其奉璋者又皆峩峩之髦士則又非特凡民而已左右趣之見人心之無不歸髦士攸宜又見其歸者皆賢才也　主意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

芃芃棫樸則薪之槱之矣薪以燎之所以致其用於今日槱以積之所以備其用於後日也濟濟辟王則左右趣之矣左右使令之人固無不於此乎趣向左右輔弼之人又無不於此乎趣向也　解頤

微物之盛也猶且爲人之所取况夫大聖人之德既極其盛安得不爲人之所歸哉文王德容濟濟其盛於是左右皆趣附之而人心之翕歸詠歌其德者謂夫棫樸而芃芃也則有

薪之櫌之者矣辟王而濟濟也則左右無不趣之矣棫樸非
可以興聖德也即至小而形至大因至粗而悟至精詩人之
託興蓋如此　主意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淠彼涇舟烝徒楫之
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此二章無非形容聖德既盛人心自歸不惟才俊之士歸附
趨向雖戚勇之士亦皆不令而來從也　矜式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上章言人心之趨向見於祭祀之時下
章言人心之趨向見於征伐之日也　解顧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
文王之盛德見於容儀者如此乃人心之所趨向也在人有
此趨向之心在物亦有趨向之意此盛德相感之機也然人

心之歸者衆矣猶貴其德之相稱而不相戾乃可見其威德也故此奉璋之峩峩者惟髦士之所宜此威德相須之理也夫以左右皆盛德之士則文王之盛德不言可知矣皆亶賦其事以詠歌文王之德 斷法

君之威儀見於主祭者既極其美則臣之威儀見於助祭者尤得其宜夫有是君則有是臣君之威儀著於上臣之威儀著於下聖人之德得人心於祭祀之間而趣向者如此詩人安得不詠歌其事以美之也 發揮

夫禮莫大於祭惟主祭者有尊嚴之容則助祭者皆英傑之士文王之祭也人才之在左右者奉璋璜以亞祼莫不峩峩壯盛有肅敬之心無倦怠之意孰不以爲此俊士之所宜也而豈知文王容儀之盛濟濟然臨於其上則上以敬倡之下

以啟助之而聖人之德得人心之趣向尤可見於助祭時矣

矜式

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即天象以與德之久者有自然之化必即物理以與德之純者有理治之實夫德之久於聖人者由其純亦不已者也久於德而人才有自然之化純於德而天下有理治之實詩人安得不兩取與以美之哉　發揮

兩股平作不必分輕重串合雲漢長而竟天故足以爲天之文章文王身享壽考故足以化成天下作人必本於壽考而爲章必雲漢之倬然也或追之或琢之美物之文至矣或金之或玉之美物之質至矣文王序誠於心勉而又勉綜理乎

天下至矣綱紀必本於勉勉之不已而章相必追琢金玉之兼美也二章之興皆有意義反覆以詠歌文王之德而已裁

集傳言此詩後二章言文王之德有以振作綱紀天下之人而人歸之則二章可合爲一題上章言聖人作興之功下章言聖人統理天下之實蓋雲漢之爲章而有自然之文周王壽考而有自然之化易所謂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者是也追之琢之則所以美其文者至矣金之玉之則所以美其質者至矣勉勉我王則綱紀四方者至矣所謂純亦不已之化有以造乎至極之妙也以勉勉之誠爲之主所以綱紀統御所以振作興起者皆勉勉之爲也　主意

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倬彼雲漢則爲章于天矣言天道之大而有以成其文也周

王壽考而豈不作人乎言聖壽之久而有以成其化也　解頥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追者所以美其金之文也琢者所以美其玉之文也既追之而又琢之則所以美其文者至矣金者所以全其可追之質也玉者所以全其可琢之質也既金之而又玉之則所以美其質者至矣勉勉者誠之存乎中也綱紀者治之著乎外也既勉矣而又勉焉則所以綱紀乎四方者至矣　解頥

綱紀四方只知維持天下模樣不必屑屑說大綱小紀　斷法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瑟彼玉瓚黄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不觀於地利生物之盛則無以知聖人致福之有道不觀於器物相須之美則無以知聖人致福之無心雖是二章然意

實相足蓋自其豈弟之積而有福祿之來觀之似若聖人干之有其道也然自其豈弟積於此而福祿萃於此者觀之則聖人未嘗有心於干一自然之應耳上章之興乃謂榛楛之濟濟惟旱麓能生之福祿之休祥惟豈弟能干之下章之興則謂有玉瓚之貴則必有黃流注之有豈弟之德則必有福祿降之詩人詠歎文王之德其感觸於物理者愈深則形容聖德者愈實矣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此題只在干祿豈弟上說言其干祿也以豈弟之道不以回邪與求福不回同意　旱山之麓深厚之地也豈弟之德純厚之天也瞻彼旱山之麓則榛楛濟濟矣君子有豈弟之德則其干祿也豈弟矣旱麓不興榛楛期而榛楛生之豈弟不

與福祿期而福祿萃之蓋本固而末益茂善積而慶有餘要皆自然而然耳　主意

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聖人一身理氣之所統會所以爲德者有至順之實則所以求福者要不出於至順之中聖人豈有心於求福哉理全於已氣應於天固自有不期然而然者君子如文王惟知以豈弟爲德也未嘗以豈弟求福也而福祿之至自有所不外於豈弟者矣文王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主意

瑟彼玉瓚黄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觀在物相須之美而知聖德有以致天休觀在物自適之機而知聖德足以化天下玉瓚不期於黄流而黄流非玉瓚之

美不足以成其味之珍黃流不期於玉瓚而玉瓚非黃流之美不足以成其器之貴此其相須以爲美也豈弟積於君子之身福祿降於自天之眷此感彼應不期而然盛德之所致同一理也鳶飛不用其力而莫知所以戾天魚躍本自怡然而莫知所以躍淵一機之適固無所矯拂也豈弟積於君子之身振作及于天下之廣鼓舞動盪自然而然盛德之所敷亦同一理耳以興統興而歌詠文王之德愈密矣　矜式

此詩詠歌文王之德上章言瑟然之玉瓚則必有黃流在其中豈弟之君子則必有福祿下其躬明寶器不薦於褻味而黃流不注於瓦缶盛德必享於祿壽而福澤不降於淫人器物之相資天人之相感各以其類而至也下章言鳶之飛則戾于天怡然自得不知其所以然也魚之躍出于淵攸然洋

然亦不知其所以然也文王以豈弟之德作興鼓舞乎一世大以成大小以成小其變化造就亦不知其所以然也物情之自適於兩間聖化之鼓舞乎一世皆不知其所以然也有豈弟之德則福禄不求而自至有豈弟之德則人才不期而自興詩人各以物理之相似者起興其義精矣　觀器物相資而知有德者必得天之惠當觀物性兩遂而知有德者有作人之功夫天之所以眷聖人聖人之所以化天下亦自然之機耳詩人安得不兩取興以詠聖人之德也哉　發揮

瑟彼玉瓚黄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禄攸降

知器之美者味亦美則知德之順者福亦順天下之理未嘗不以類應也故詩人詠文王之受福而以玉瓚黄流與焉蓋有玉瓚則黄流注其中有豈弟則福禄萃其身玉瓚不與黄

流期而黄流至豈弟不與福禄期而福禄至豈非理之以類應固有自然而然哉　主意

玉瓚之瑟然則必有黄流以注之器之美者味亦美也豈弟之君子則必有福禄以下之德之盛者福亦盛也　解順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觀物理而知有德者有作人之功觀祭祀而知有德者必得天之惠夫有盛德者必下有以作乎人而上有以得乎天也詩人安得不即物起興於前而申言其祭祀受福於後也哉始也與其鼓舞人才之盛終也言其祭祀受福之詳文王豈弟之德至矣宜詩人歌詠之詞不一而足焉　發揮

鳶飛魚躍出於自然豈弟作人亦自然而然皆非有勉強之

意故詩人既即物以興聖人之化民復因祭以美聖人之獲福蓋有豈弟之德則祭必受福豈弟盛德化民之本受福之基也　主意

既託物情之適以興聖德足以化天下復陳物品之盛而推祀禮有以致神休夫聖人之盛德有以及乎人則必能以格乎神此詩人之詠歎者深矣上章既託物以為興下章復直陳其事以賦之傳謂承上章言有豈弟之德則祭必受福已有串合意但於遐不作人及託興之旨須相發明有情以人對神以興對賦如此作則兩章相著亦不至只作一箇福德套子　矜式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鳶飛而戾天魚躍而于淵物之囿於氣者有自然之機也豈

弟君子而何不作人乎人之囿于德者有自然之化也 解顧

詩人觀自然之機在物各有以暢其趣聖人有自然之化在人皆得以成其才天機之與聖化無非一自然而然耳物遂其高下之性固非出於勉强之爲人蒙其作成之功要不外乎樂易之實詩人其殆深于窮理格物之學而有以見文王明德新民之功者乎彼鳶魚之飛躍也非鳶魚之自爲也人才之作興也非人才之自爲也鳶魚有得於天機之自然而天淵之趣以適人才有感於聖化之自然而豈弟之效以達因物起興而文王之德爲不可及也 主意

物理著於上下者有自然之機聖德作乎人才者有自然之化蓋物理不期於上下之著而自著聖德不期於人才之興而自興詩人即彼興此豈不同一自然之應也哉 發揮

以物之飛動與聖人之鼓舞天下言鳶之飛則戾于天魚之躍則出於淵豈弟君子豈不作興天下乎物之飛躍與聖人之作興同一機也覩鳶之飛魚之躍見物性自然之機則聖人之化其所以使人感動興起豈不同此機乎　斷法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聖人盡事神之誠故足以獲神之福清明騂牡誠之寓於物也有其誠則有其神而豈不足以得神之福者哉　主意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莫莫葛藟施於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詩人即物以起興見文王有豈弟之德則不惟足以得神之眷而得福之道又皆出於不回上章言豈弟得神之眷下章言豈弟有得福之道謂之豈弟則皆正直而不回邪可知矣

主意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瑟彼柞棫不期於民之燎也而民自不能以不燎言物之盛者必爲人所用也豈弟君子不期於神之勞也而神自不能以不勞言德之盛者必爲神所福也　解頤

棫樸旱麓總論　棫樸旱麓詠文王之德必曰豈弟者何也蓋豈焉而樂弟焉而易此以見文王之德同一太和元氣之流行焉而於其燕居之時有春生而無秋殺有陽舒而無陰慘此所以能作興天下之材綱紀天下之治不惟有以斂是福於一身尤必有以敷是福於庶民也論語所記夫子燕居之容曰申申夭夭申申者其容舒夭夭者其色愉也是卽豈樂弟易之謂也知文王則知夫子矣知夫子則知文王矣噫

此文王之子所以爲安行之聖而非賢者之所可企及者歟

解頤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此莊敬之大任乃文王之母謂文王生於大任而大任有莊敬之德則文王之聖敬其氣稟有自來矣大任上能致孝於姑媚周姜以盡婦道下能示法於婦而大姒又繼其美德之音是大姒之德亦大任之德也大任以敬德而生文王大姒以美德而百斯男則文王於此夫何憂哉　解頤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先神而後人尊卑之序也先家而後國親疏之殺也誠以事

神而神無不格誠以治人而神罔不孚此所謂接神人各以其道也　解頤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時罔時恫

聖人之德神亦鑒之矣天下之至難感者神也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感之也文王惠于宗廟之先公而神亦無有怨恫之者其感於神也如此則天下豈復有難感者哉　主意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上一章是本下二章是故謂聖人隨寓而皆誠故存於己者自有以全其所性之美施於人者各得以著其成善之名聖人之德自其所性者觀之雖外患不損外助不加自其成人

之善者觀之則自幼至長有實有名皆純亦不已者為耳矜式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肆戎疾不殄烈假不
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下章集傳曰承上章而言文王之德如此故大難雖不殄絕
而光大亦無玷缺雖事之無所前聞者而亦無不合于法度
雖無諫諍之者而亦未嘗不入于善傳所謂性與天合是也
聖人之誠不以地之隱顯而有間則不以事之逆順而有異
也夫純亦不已之妙無所間則見諸事者性與天合矣蓋至
誠之道如天焉天之運行不以晝夜昏明而有間則日月之
薄蝕不能損其光而化育流行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
而不相悖固無待於人之助而亦非人之所能助也　發揮
聖人之誠惟其無處不有無時不然故聖人之德不以外患

而損不以外助而益夫聖人徹內外通隱顯而一於誠則其爲德之盛豈人之所能損益哉此二章朱傳於上章以爲文王純亦不已蓋如此下章以爲傳所謂與性天合者是也惟其純亦不已所以性與天合使常人操存之功有欠缺有間斷則患難之來倉卒窘迫非所謂樂天知命故不憂者也於事爲之際顛倒錯亂非所謂如天之自然不待勉强者也茲其性與天合惟純亦不已聖人能之　矜式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雝雝者和之至也所以爲治人之本也肅肅者敬之至也所以爲事神之本也不顯自其在已者言之亦臨則指其在神者而言也無射自其在人者言之亦保則指其在已者而言也已之所處雖在於幽隱而心之戒懼則常若有臨之者人

之於我雖無所厭射而心之操存則常若有所守焉所以爲純亦不已之實也　解頤

聖人隨所寓而盡其誠則其純亦不已也可知矣常人之情勉强於此者或不能不縱肆於彼矯揉於一時者或不能不怠惰於後今文王在宮而和者此誠也在廟而敬者亦此誠也雖無厭射而亦若有守者亦此誠也合內外而如一貫隱微而無間非文王純亦不已其曷能至是哉　主意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上章言文王之德下章言文王之化外患不能爲之損外助不能爲之益者聖人之德也大而有以成其德小而有以成其才者聖人之化也繼之以無斁無斁者即其德之純亦不

已也化人之本也　主意

下章集傳亦曰承上章而言文王之德見於事者如此故一時人材皆得有所成就蓋聖德與天合也故不以事之逆順而有所異純亦不已故不以人之大小而皆有成上章是性與天合之妙下章是純亦不已之化惟性與天合也故大難雖不殄而烈假亦不瑕雖不聞亦自合於法度雖不諫亦自入於善焉其見於事者如此故一時人才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斯士皆譽髦者皆無斁之化也惟見事者如此故成人者如此此文王之德所以為盛也　發揮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戎疾不殄難之自外至者聖賢有所不能必也烈假不瑕德之由中出者聖賢未嘗不自盡也不聞亦式其知生知不思

而得故稽之往古而不謬也不諫亦入其行安行不勉而中

故質之當今而無疑也此所以為性與天合也 解頤

上是聖人之德不以外患而損下是聖人之德不以外助而

益常人之德有所撓於外者必非光明盛大之懿而有所資

於外者必非從容中道之聖矣 聖人猶日月也人雖欲自

絕其何傷于日月乎日月無以損其明聖人無以損其德斷法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成人之所以有德小子之所以有造以古人之無斁也古之

人謂誰指文王而言也夫惟文王有不已之誠是以斯士皆

有俊乂之美也 解頤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

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言其威命之顯也監觀四方求民之莫言其主宰之公也彼夏商之政既失其道天之絶之也久矣故求之四方之國其未得之也則於是而尋究之於是而謀度之其既得之也復於是而耆定之於是而增大之乃眷然顧視西土以此岐周之地與大王爲居宅焉然則天豈私我有周哉其眷周也即所以求民之安定也 解頤

此詩序大王大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此言天之監臨下民甚明但以求民之安定而已彼夏商之政既不獲故求之四方之國苟上帝之所欲致者則增大其疆境之規模於是乃眷然顧視西土以此岐周之地與大王爲居宅也天監下民而求其安故審度于天下之國者極其詳而眷顧與王之地極其至夫天生斯民而立君師司牧之惟欲

斯民之得其安定而已故舍夏商二國而求之四方之國而眷顧乎岐周之地上天之心若是其詳者豈有他哉惟在於求民之安定而已 發揮

上帝之心在于安民其監觀四方者亦惟求民之安定而已彼夏商之二國其政不獲不能安民者也故究度於四方之國能安民者惟我周而已所以眷顧於周而增大其規模以此岐周之地與大王爲居宅焉蓋民心之所安即天心之所在國之廢興非天之有私也在乎能安民與否耳 主意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脩之平之其灌其栵啟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作屏脩平啟辟皆所以刋除其木而攘之剔之又所以成長其木也大王之遷於岐非人力所能爲也乃上帝遷此明德

之君使之內治既脩則遠夷自適遠夷既適則國勢益張而又以爲有明德以治其外不可無賢妃以助其內也故又立之配焉凡此皆天之所以厚我有周也　解頤

此章言大王遷岐之事蓋岐周之地險阻而近於昆夷大王居之人物漸盛故開闢林木以容所居之民乃上帝遷此明德之君使居其地而昆夷遂遁天又爲之立賢妃是以受天命而成王業也賢君遷國而人心歸故闢地以容居民受命而遠人懼故得天以基王業夫一代之興孰非天之所命天命既固人心自歸故凡闢地以容民者皆奉天而有爲者也王者之基王業豈有一而非天哉故遷國者帝遷明德之君也立配者天立厥配也基王業者受命之固也若是則盡莫夷墾闢之功以定民居者亦孰非天命之不容已哉只此發

之上下貫串而發越有餘矣　發揮

帝省其山作棫斯拔松栢斯兑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王業之成雖在於武王得天下之時而天命之定已見於大伯讓王季之日大伯讓焉而無跡王季受之而無愧此王業之所由基也文王創造於前武王繼續於後此王業之所由成也大伯當立而不立文王可爲而不爲故皆謂之至德非王季之友無以成大伯之志非武王之孝無以成文王之功武王之孝易知也王季之友難知也此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詩人所以再三嘆詠於王季也　解頤

上天默有以察人心而預定夫嗣業之君賢君受足以彰讓

德而大集夫興王之業邦基建於人心歸附之餘賢君生於邦基建立之始皆天也若夫善處人倫而情非矯情益培國祚而使讓不徒讓又賢君得乎天而大其業也上天知人心之歸周而遂生大王王季以爲作邦之對此尚是大王之時王季友兄篤慶而使天禄不墜忽然而遂有四方此則爲文武之時上天開啟周之基業使由國以有天下非一時一世之所能致也王季上繼大王而下開文王克盡夫天倫之變克廣夫大業之基皆天使之然耳　孫式

輔氏童子問謂此章上四句復疊上章之意第五句下方言王季之德能受上天之禄也意爲近之然既作之邦又與之賢君以嗣其業蓋自大伯王季而已定矣則第五句當屬上股維此王季下方説王季事也蓋上天察人心之歸王業已

基於聖賢並生之時賢君全友愛之福王業尤大於聖人繼
興之後夫賢君以至行而基王業前乎此則天命之來非一
日後乎此而天命之延非一世夫豈人力之所能爲哉皆天
之所爲也此章蓋主王季說故省山作邦作對者自大伯王
季生時而已定及王季友其兄篤其慶錫之光以至受祿無
喪至文武而奄有四方者亦自王季始而流傳之於後王季
在中間上則承天命於前下則基王業於後見周之興皆自
此而始也　發揮

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
國家福祐之厚要不出於友愛之中夫友愛者天心之所眷
念以其篤於天倫之重故自足以得天眷之隆也然則欲得
天眷者要必自篤天倫始　主意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帝度其心使之能權也夫惟能權故能受泰伯之讓而篤周家之慶也其德之清靜者體之所以立克明以下六者又其用之所由著克明者其德足以知人克類則明之察也克長者其德足以長人克君則長之大也克順者其德足以和民克比則順之至也此章專美王季之德故言之特詳至於文王則但言其德之靡悔而已然謂之靡悔則其德之純一無間亦可見矣惟其德之無間是以其福之無窮也　解頤

帝度其心貊其德音正說上章讓國事因心則友是王季制義之精處則友其兄則篤其慶所以無非間之言周之世德實自此始豈人力之所能爲哉是以王季之德能此六者殆

亦天之所命也至于文王生有聖德其德尤無遺恨周之天命遂傳之無窮矣上服是王季之德在於天而用之無間下服是文王之德格于天而傳之無窮周之世德上有王季其得於天者全下有文王其衍乎天者遠通篇宜以王季立說

斷法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

帝度其心貊其德音承上章讓國之事言之王季之心有尺寸而能度義王季之譽能清靜而無間言皆天使之然也是以王季之德凡此六者各著其能殆亦天之所使邪蓋人惟身之所處能無累故德之所用能無遺其所以能者皆天也非人力之所能爲也

斷法

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
述王季之德而各稱其能于以見王季之所藴者全而所御者廣亦以備舉其能而王季之德庶可言盡耳烝民二章備舉仲山甫之德亦猶此意皆是反覆備舉以見盛德但彼則舉其德之目此則各稱其德之能 斷法
王季有君人之德宜足以得天下之心人君之德要非一言之所能盡也必其能察於是非善惡之閒施於教誨賞罰之際而後可以爲人君之大德德足於已安有不得乎人哉故其王是大邦也而於斯民之慈和徧服上下相親者宜也
國君之德有以統臨乎斯民者要不若斯民之悦服也大抵以德服人者非難而人之自服其德者爲難王季之明德能明能類而能爲人之君長則其德固足以統臨乎其民矣然

使其王此大邦不能使斯民之順比焉則非其心悦而誠服

亦何足以驗其德之至哉　主意

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聖人一德之純自足以綿一代之命命之出於天者豈可以

僥倖而致哉聖人受之于己施之於後若固有之聖人非有

求於天而天亦非有私于聖人也大德必受命盛德百世祀

則亦理之當然者矣世德之脩至文王而靡悔帝祉之受施

孫子而無窮天人之相爲感通前後之相爲脉絡孰有外於

是德者哉　矜式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

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

天下

人心必有所畔而後有所援必有所歆而後有所羨畔者踈而離之援者親而附之也歆者欲之動乎中羨者心之慕乎外也斯二者皆溺於人欲之流者也文王無是二者蓋天實使之而非人力勉强之所能也故能先知先覺以造道之極爲密之敢距大邦不知有事大之禮也侵阮徂共不知有恤小之義也此天理之所當怒而王法之所當誅也故赫怒整兵以遏其衆則其伐密也初非有所畔也其救阮也初非有所援也兵之所在陵曰我陵池曰我池初非利其土地人民而有所歆羨也此所以能厚周家之福而荅天下之心也評順此文王征伐之始詩人設爲天命文王之詞所以見天之眷文王者如此其至而文王之所奉乎天者心之所蘊固無一念之非天事之所施亦無一念之非天也夫天之眷聖人以

其無私而造至道之極聖人之服遠人者所以厚福祉而答天下之心也文王之德無畔援歆羨而先登于岸有得於天眷如此是謂天德其伐密以篤周祜答人心是謂天討由是觀之文王之心即天之心文王之爲即天之所爲且天無聲臭也而曰帝謂見天與文王無間也伐密伐崇而皆以帝謂言之見伐密伐崇皆天意云爾　發揮

此言文王之德無畔援歆羨之私故獨能先知先覺以造道之極至惟其無私而造道故其整兵以討罪亦皆合於道而非私也豈有畔援歆羨之意哉此章言文王之伐密出於天而非我下章言文王之伐崇出於天而非我故各以帝謂言之　主意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

上天之所以眷命聖人者以其不溺於欲而獨詣乎道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未嘗不欲人人由斯道也而往往溺於物欲不能以自濟於是視道爲高且遠而不足以詣之矣惟文王畔援歆羨之欲不能爲之溺而獨先知先覺有以詣道之至極詩人乃以先登于岸喻之然則衆人皆以欲而忘道文王則獨超于欲而詣于道道者天之所自出也天出是道而聖人獨有以詣是道則是惟聖人爲能保全其所得於天者天安得不深知而有以告語之乎　主意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依其在京言文王安然在周之京猶所謂居其所不動也夫聖人豈有利天下之心哉其侵自阮疆也亦因其可怒者而

怒之耳然文王以聖人之德當方伯之任則諸侯之人民即吾之人民也諸侯之土地即吾之土地也兵之所至罪人斯得而孰敢陳兵於陵以拒我飲水於泉以抗我哉於是相其高原而徙都焉以山言之則在岐之陽以水言之則在渭之將此萬邦之所方鄉下民之所歸往也而其勢之盛已勃然不可禦矣　解頤

言文王安然在周之京師而所整之兵既遏密人遂從阮疆而出以侵密所陟之岡即爲我岡所矢之陵即爲我陵無敢陳兵於陵飲水於泉以拒我也此言聖人安居而兵威自振也所謂鮮原即程邑也文王遷國於程邑在岐陽渭將此萬邦之所方鄉下民之所歸王者也此言聖人遷國而人心自歸也此詩上章下章皆言帝謂文王見文王凡有所爲皆天

命之不容已者此所以用兵而所過之地無敢違遐國而天下之民咸尊戴而歸之蓋所爲有合於天心則自有以得乎人心矣　發揮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

文王之伐密也初無窮追遠略之意不過安然處于周京而已周京之外非其所用心也然兵師所至地皆屬我岡曰我岡陵曰我陵阿曰我阿泉池曰我泉池也蓋文王無心於闢土地而土地不能外文王而他屬非徒兵威足以制人也蓋文王弔民伐罪之師故耳　斷法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

崇墉

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言其德不形而功無迹不識不知言其不作聰明一循乎天理之自然而與天同體也仇方其所戚者也兄弟其所友者也詢仇方而知崇之不可以不伐同兄弟而知兵之不可以不戒於是以伐崇墉焉蓋亦怒其所可怒而莫非順帝之則也

夏革之義集傳以爲未詳當以東萊之說補之蓋聲以色謂聲音與笑貌夏以革謂侈大與變革不大聲以色不事乎外飾也不長夏以革不縱私意也皆明德之實也天之有言於文王而懷其明德者以其聲色夏革之俱無識知之不作而一順乎帝則也故天之有言於文王使之詢仇方同兄弟而伐崇墉也亦惟順乎天理而已蓋上天眷念聖人者以其無

爲而全乎天德上天之申命聖人者欲其有爲而致乎天討

破意如此　發揮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天之所以深眷聖人者以其泯人欲而循天理也天豈私於聖人者哉天以是理均與人衆人徇人欲而失之聖人泯人欲而循之則是衆人忽天之所與而聖人獨有以敬天之所與天安得不命之哉吁文王泯夫人欲之私一順乎帝之則正不拂夫天者宜其見知於天也而天豈私於聖人哉主意不大聲以色以下即是文王之明德惟文王之德深微無迹舉不雜乎人爲而一循乎天理此上帝之所眷念而且若有言以示之也天之眷聖人者親密而有言正以聖人之契天

者深微而不雜天本無言然於覩容之至眷念之深無言而若有言也聖人之德形迹不露則深微矣聰明俱泯則不雜矣渾然由於天理之中是宜獲乎天心之眷天與聖人相與之際微矣 矜式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絶是忽四方以無拂

閑閑然徐緩言設而不用也言言然高大言縱而未攻也連連則相續而不絶也安安則詳審而不暴也是類是禡昭其罪於神也是致是附敎其德於人也此四方之所以莫敢傷也茀茀然强盛則非徐緩之比矣仡仡然堅壯則猶負固不服也於是伐以聲其罪肆以奮其力絶以殄其祀忽以滅其

國則天誅不留而罪人斯得矣此四方之所以莫敢拂也解顧

文王伐崇之初緩攻徐戰告祀羣神以致其來而四方無不畏服及其終不服也則縱兵以滅之而四方無不順從夫聖人用兵以懷遠而天下服用兵以致討而天下順仁之至義之盡也此聖人仁義之師也蓋兵非聖人之得已也必不得已而用惟欲其畏威而來服耳豈嘗有窮黷之意哉及其懷惡不悛怙終不服則天誅不可以留而肆伐有不容已者矣後世潛師掩襲遏其遷善之心窮兵黷武竭其誅戮之暴視文王之師爲何如哉　伐崇之初緩攻徐戰告祀羣神以致附來者此則懷之以仁而天下無不畏服及其終不服也則縱兵以滅之是則斷之以義而天下無不順從也緩於前而急於後文王豈有私於其間哉無非順帝之則而已　主意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

聖人建遊觀之地而民樂效其力聖人寓遊觀之地而物各遂其情聖人有所興創而出於民心之樂爲雖欲不速成而成功自速矣此所以民亦樂其樂而鳥獸蟲魚皆自得於遊觀之際也此二章傳總斷謂斯民樂文王有臺池鳥獸之樂似不可分輕重然畢竟民心樂於方作臺沼之時所以能樂其樂於遊觀之頃若作臺沼之初强民使效其力他日見其君寓於臺沼之上雖有可樂不能樂其樂矣此乃詩人述民樂之詞所以朱子斷章只平說　孫式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望氣祲察災祥憂民之憂也時觀游節勞佚樂民之樂也臺

而謂之靈神之也曷爲其神之以其不終日而成也不終日而成果文王之心乎非然也文王之心固戒以勿亟而斯民之心則自如子來也然則勿亟者聖人愛民之仁而子來者斯民事上之忠也 解頤

上是美文王建臺而得民之力下是推文王建臺而得民之心皆詩人述民樂之詞如此 聖人方有所興創而民之成其功者速此聖人心乎愛民雖無欲速之心而斯民自有樂爲之志蓋能念其煩勞而民之愛夫上者深矣 速成之意出於民則爲愛君君雖不欲其速民自樂爲之矣 聆式

此題祖孟子集註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此說自正大文王之臺方其經營之際而庶民已來作之所以不終日而成此庶民以文王之心爲心也文王心恐煩民戒令勿

亟而民心樂之此文王以庶民之心爲心也文王之心愛民之心也庶民之心愛上之心也上下交相愛也詩人述民樂之詞如此朱子旣加以美名正是述民樂之詞之意　斷法

上言文王用民力而民樂於趨事赴功下則推言文王之心惟恐煩民而民自無不至蓋文王視民如傷豈欲煩民之力然惟其有是心故民樂之而成功速也　旨要

聖人有所建而民之成功者爲甚速聖人推所愛而民之趨事者爲甚親夫聖人之所爲非自爲遊觀之計皆所以爲民也聖人以愛民之心爲心則斯民亦以愛聖人之心爲心矣

發揮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聖人之感乎人心者固於斯民競趨於事者觀之聖人豈欲

舉事以病吾民哉而有所興作不日而成乃若神靈之所爲者自非聖德之深入於人心其何以得民如此哉　主意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

臺下有囿則從而謂之靈囿囿中有沼則從而謂之靈沼王而時在靈囿也則見其鹿之攸伏言其性之適也見其鹿之濯濯言其體之充也見其鳥之翯翯言其色之潔也此飛走者樂其爲飛走也王而時在靈沼也則旣見其魚之牣而其多可知也復見其魚之躍而其適可知也此鱗介者樂其爲鱗介也　解順

斯民以樂意觀聖人所以鳥獸蟲魚莫非樂意之所寓而隨處皆樂境也　不分上下股只渾融說去　矜式

此詩皆述民樂之詞文王之在靈囿麀鹿與鳥皆安馴而不驚

在靈沼魚滿而躍比其仁恩所被驗於物亦同其樂矣世豈無苑囿池沼之奉與鳥獸蟲魚之育獨文王之在囿在沼隨其所寓而物各遂其所焉則文王之仁徵於外而根於中漸於民而流於物民之樂之舉苑囿池沼鳥獸蟲魚皆樂意之所形也不然雖有此樂其孰與其樂耶濯濯翯翯見於物皆民樂而誇美之詞樂意之所形也　旨要

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

有樂之器有樂之理樂之器森然於制度文爲之間樂之理必悠然於禮遜雍容之地觀其器者要不可不究其理也彼其虡而業焉業而樅焉以賁鼓大鏞而陳之焉樂之器可謂備矣抑樂之爲樂所患者莫患於八音之奪倫而所貴者莫貴於衆心之和樂辟廱之地鼓鐘作焉奏之者得其倫聞之

者以爲樂聲嗟氣嘆不能自已信乎觀樂之器者不容不究
夫樂之理　聖人之化天下也非徒以樂也而有教存焉樂
以和人心教以淑人心苟無其教而徒恃乎整飭之器鏗鏘
之音爲足以化天下抑末矣　主意
於論鼓鍾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聖人之樂設於施教之地而作於審音之人則樂之盡善盡
美可知矣蓋施教之地必不以奏哇淫之音而審音之人必
不失其疾徐之節今鼓鍾陳於辟廱而鼉鼓奏於矇瞍聞文
王之樂聲嗟氣嘆其有倫豈不美哉　旨要
總論　前二章言靈臺之遊觀後二章言辟廱之教育遊觀
而必言其物之感者以見涵育長養之有其素也教育而必
言其樂之和者以見鼓舞作興之有其術也然則臺池鳥獸

之樂固與百姓共之而鐘鼓之樂又將與賢者共之也 解頤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王配于京世德作求
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此詩三章一意相貫謂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者在乎德而脩德以法天下之民者又在乎孝德者繼先王之本也而孝者又德之本也非德不足以繼先王非孝不足以為天下法永言配命見武王之一念不忘乎天理永言孝思見武王之一念不忘乎先王 主意
此三章歸宿王配于京一句上永言配命成王之孚言其所以能配于京也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言其所以能成王之孚也是則武王對三后于周之京者豈徒能繼其位而足以為對哉德合於天理而天下共信之孝孚于人心而天下共法

之莚其一代之王業得以成歷代之統緒得所託克對乎三后之尊而無愧也 衿式

此題三章當以首章爲一股下二章爲一股上股是無愧於前王下股是有合於人心合於人心即有合於前王之心矣聖人與王業以繼乎先者足以對乎前王聖人對前王以其行于已者有以合乎人心大抵孝者百行之原也永言孝思即求世德而長合於天理者也孝思維則即天下之所由信者也盡孝而天下法之求德配命而天下信之是即配三后於京師而無愧者也配三后而無愧則其造周室而興一代之王業者豈偶然之故哉中間鋪叙講透却從而貫合之則善矣 發揮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王配于京世德作求

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首章言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二章言武王繼先王之德而長言合於天理故能成王者之信於天下也若暫合而遽離暫得而遽失則不足以成其信矣蓋聖人與王業以能繼世統而正位以對乎前王聖人對前王以能求世德而順理以信乎天下聖人出而君有天下非徒正位而無愧於前王正以所為而有合乎人心耳有以合乎天下人心即有以合乎前王之心矣蓋武王非徒與王業以能繼世統正天位而無愧於三后也非徒無愧於三后以能求世德合天理而成其信於天下也　發揮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聖人與王之業非先后固無以基之於前而先后在天之神

非聖人無以配之於下蓋一代興王之業必世德之相承有以基之於其始而後聖德之受命有以成之於其終也周之王業自文王而始著自武王而始成是文王武王實造周矣然推原其始則文王之前固有王季也王季之前又有大王也謂王業之所基不在於是而可乎夫惟大王王季文王既没而其精神上與天合也是以武王繼之實能配彼在天之靈於鎬京焉則武王之繼三后謂非王業之所成而可乎詩人於此原其始而歸美於三后要其終而歸功於武王則夫任繼述之責者其必知所法矣　解顒

一代之興固有以爲之前必有以爲之後莫爲之前雖美不彰莫爲之後雖盛不傳周之興也既世世有明哲之王矣而哲王之中又莫過於三后之盛令武王成三后未成之業配

三后在天之靈視先世而有光居鎬京而無愧周之王業豈偶然哉　一代王業之興要非一聖人之所致人徒見周之興文王武王爲之也而不知周之未興世世已有哲王矣文王與大王王王季見之於在天之靈而武王配三后於在京之日則周之所以興不獨在於文武而已在大王王季之世積累之既厚則基址之益宏培植之既深則根本之益固觀文武之興周當觀武王于京而配三后則知王業益本於世德而非可以旦暮致也　世哲三后即世德者在上世配德者在武王前此哲德周之業所以開武王配此哲德周之業所以成

旨要

聖人相繼而興一代之業必其相傳而有以契前王之心夫周之世有哲王而三后之在天也武王繼文王而興周乃能

於鎬京之地配三后在天之靈則無愧於前王即所以興王業也　　彖武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此章二配字不同王配于京是以下而對乎上之辭永言配命是以人而合乎天之辭有以配對于下而已之德既與先王而爲一有以配合乎天而已之心復與天理而爲一此所以能成王者之信而爲天下之法也然則王者之信豈可以他求哉亦在乎求世德配天命而已蓋世德皆實心之形著而天命卽實理之流行旣有以配對於先王復有以配合乎天命則王者之德著於下而天下之心應乎上上下交孚而其爲信也成矣　　解順

理也者人心之所同有而世德之所由寓也武王配三后於

鎬京求三后之世德武王之求之也異乎人之求之也惟求於日用之間一循乎天理之正不使是理暫合而遽離暫得而遽失故能成王者之信於天下而所以為世德之求者不外是矣噫世德此理也人心亦此理也故配命者武王之所盡心而豈徒以配于京者為足以慰三后與天下之心哉

王者之有天下惟能繼前王之德以常合於天理故能成王者之信以黙契於人心世德此理也王者之信此理也此理著在吾心不暫合而遽離不暫得而遽失則所以繼前王而孚天下豈不有餘裕哉故觀武王配三后於鎬京惟於其天理渾融於一心久而不息者觀之也　旨要

王者惟能常合於天理則上足以繼前人之德而下足以成王者之信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息而不合於天理則無

以成吾信以契於人何以繼祖德而稱其位哉武王配三后於鎬京惟深求乎世德求世德亦惟求合於天理而已何也德即理也是理所在通古今而為一達上下而無間惟長言合於天理則求世德者在是成王孚者亦在是若暫合而遽離暫得而遽失則不足以成王者之信亦將何以嗣前王之位與德乎　主意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王者之所以信服於天下者莫大於孝孝愈久而愈不忘故天下之所同法也孝者人心之所不能自已上之人既有以倡之則下之人必從而法之　王者之信要不出於孝之外而天下之所法者又豈出於孝之外哉此孝有時而或忘之則所謂孝者亦僞焉耳何足法哉　主意

求世德配天命所以能成王者之信而其信之可法正以其孝之可法也長言孝思而不忘者一飲食之頃而如見於羹一坐作之頃而如見於牆一陟降之頃而如見於庭無一處之不然亦無一時之不然也若有時而忘之則是勉强矯僞之所爲也而豈足爲天下之法哉 解順

人心信聖人而取以爲法者正以聖心無窮之孝可以爲法耳武王成王者之信而下土之衆皆以武王爲式所謂式者何也武王一念之孝思愈永而愈無窮此孝思足以爲則故人信而式之耳則與式皆法也聖人之孝與常人之孝不同常人之孝出於暫焉之思聖人之孝本於無窮之思惟其孝思之永真有可法故天下亦信其可以爲法舉從而法之也

旨要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永思昭哉嗣服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繩祖武者欲後人繼武王之迹也武王之道惟信與孝而已然武王之信乃王者之大信固非暫焉作輟之所能武王之孝乃天下之達孝尤非暫焉勉強之所能也然則如之何亦曰法武王之信在乎天命之永配法武王之孝在乎世德之是求如是而不受天之祜者未之有也

解題

此詩六章上三章相承下三章相承此題上言天下媚愛武王而所以應之者維以順德是武王能長言孝思而明哉嗣事矣下言武王之道昭明如此來世能繼其迹則久荷天祿而不替矣蓋人心歸而聖人盡孝之道為甚明聖道明而後人善繼之福為甚久聖人以孝治天下行之於今則有以得

人心而盡繼世之道傳之於後則有以格天心而衍來世之福大哉孝乎觀之今世而人心之愛戴不能遺推之於後世則天心之眷顧者不能已如中庸稱武王達孝可引用 發揮

人心興於善而聖人之孝爲甚著聖道繼於後而上天之眷爲無窮大哉聖人之孝其興起斯民而纘承之無愧者此孝也其詒示後世而福祿之永膺者亦此孝也聖人至孝之道貫徹乎前後協乎於天人故上而纘前人之事下而垂後人之規邇而感人心之相孚遠而膺天祿之不替孝道之著於斯爲盛矣此無他前後同一理天人同一機豈有出於孝之外哉 矜式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昭茲者言武王之道昭明如此承上昭哉而言也來世能繼其迹則久荷天祿而不替矣下章言受天之祜而四方來朝賀萬年之久豈不佐助也聖道明而繼之者得無窮之天眷天眷至而受之者得無窮之人心夫聖人之道天眷人心之所係屬者也一世能繼其迹則一世天眷人心之所歸萬世能繼其迹則萬世天眷人心之所歸特在乎能繼與不能繼耳　主意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前王之道明以垂無窮之世後人繼此道以享無窮之福夫福不在道之外聖道之昭然者百世以俟而不惑則來世有能繼其祖之迹者豈不足以受天祜於萬年哉以是知明白正大之道即所以爲悠久深長之福道在是而福亦在是矣

主意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國家膺天命之重不惟得一統相尊之人心尤有以得萬年相助之人心夫人心未易以強合也尤未易以固結也地愈遠而相尊之無間時愈久而相助之不渝自非有得於皇天之眷命其何以得人心若是哉以是知天命者人心之本天與之則人與之矣　主意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

文王惟有安天下之心故能成安天下之功惟有安天下之功故能有高天下之譽即其聲之大而知其功之盛即其功之盛而知其心之勤此文王之所以為君也　解斷

詳味朱傳謂文王之德如是信乎其克君也哉則是上四句

皆是說文王之德有安天下之德乃能為天下之君人君孰不欲致天下之治安哉而率不覩其功之底乎成者德不足以為致治之本耳治功一成名譽遠著即是德之宣播也聖人之德如此則其能君臨天下詎不信哉詩人所以推本之而後贊詠之也　聖人名譽之盛由其治功之成此詩人所以贊其君也

此詩集傳謂言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然則前四章言文王後四章言武王此章言文王之有聲也甚大乎其有聲也蓋以求天下之安寧而觀其成功耳文王之德如是信乎其克君也聖人非徒有至大之令名而有安民之成功此克君之道不容以言盡也烝哉二字有不可名言之妙至好發明此句如堯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煥乎其有文章巍巍乎其有

成功故曰大哉堯之爲君舜之元德升聞以至五典克從百
揆時敘故曰君哉舜也葢所可得而名者其功業耳若夫盡
克君之道則不容以言盡者矣此哉之一字所以寓不可名
言之妙於言詞者也如此發之庶幾得詩意　主意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
聖人有天下之大名者正以其有安天下之大功耳夫有其
功而後有其名而聖人之所謂功者要不出於安民之外民
安而功成焉則天下之大名舍聖人其誰歸哉　主意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旣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大命自文王而始集故武功自文王而始成伐崇所以除天
下之暴作豐所以立天下之本有以除天下之暴則人心服
有以立天下之本則人心歸此文王之所以克君也　解斷

聖人順天命以有為斯足以君天下矣聖人之有為無徙而
非天也伐崇以誅殘吾民者固天意也至於作豐以容吾民
者亦天意也聖人之奉將天命若此豈不足以君臨天下哉
衿式

築城伊淢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哉

遹追來孝文王之孝也永言孝思武王之孝也文王之孝有
以追先人之志武王之孝有以成文王之功此周之王業所
以成也　解頤

首章文王烝哉有明釋以下皆不復出則其旨亦同皆是推
本其德而復稱贊之是章言聖人始建都而舉適其宜不徊
已而遠致其孝此詩人所以贊其克君也　衿式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豐水東注

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上章言文王遷豐之事下章言武王遷鎬之事上言文王之功所以著明者以其能築豐之垣故爾四方於是來歸而以文王為楨幹信乎文王之克君也下言豐水之東注由大禹之功故四方得以來同於此而以武王為君信乎武王之克君也夫維翰者有所依賴之謂維辟者以之為君也王后言有君天下之德皇王則有天下之號而實為之君矣此等皆須分別要發明透徹蓋前王功著於一國而天下有所依其克君之道為已盡後王功因於往聖而天下有所尊其克君之道為尤盡破意如此其中引文王武王事實發明之烝哉二字仍須發其不可名言之妙如文王居豐武王居鎬以人歸者衆地不能容故不得不遷耳皆可說　主意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

文王之功著於築豐之日四方於是來歸而以爲楨榦功之所著德之所由著也　當時民被殷之虐而無所歸文王伐密作豐邑功已畧著再伐崇而築豐功業濯濯然大著見矣天下無所依歸之人始翕然信其出而爲民父母也　斷法

聖人功著作邑而斯民有所依此詩人所以賛其克君也國都者天下之所仰望而依歸也都邑既建而聖人之功業著矣民生之倚賴固矣其能君臨乎民於是乎信矣詩人所以推其本而深致乎賛美之詞聖人之功業既以都邑之建而益著民心之倚賴又以都邑之建而同歸非聖德何以能致

此詩言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所以說得作豐甚重　移式

文王伐崇之後即崇國之地以作豐邑故文王之功濯濯然

明著者以其能作豐邑之垣也伐崇以爲文王征伐之終事崇既伐而豐邑作文王之功著矣故天下皆有所依歸而贊文王之克君也此雖詩人之詞即天下之人心也猶牆之楨幹四方皆以文王爲楨幹此是得所依四方攸同是人得所歸不作豐邑不見文王伐崇之功既見其功業之著則知文王之出而有爲矣皆歸之依之而仰之爲君矣　旨要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四方攸同皇王維辟見武王之盡君道也鎬京辟廱無思不服見武王之盡師道也君以治之而四方無不於此乎攸同師以教之而四方無不於此乎心服則其尚德而不尚力於此亦可見矣　解頤

上章言武王未作鎬京時而人心以之爲君下章言武王既遷鎬京講學行禮而天下自服此聖人克君之道爲兩盡也夫武王未遷鎬京時詩人以爲豐水東注維禹之績特舉禹功言之者見武王之所爲無愧於禹也此人心咸尊戴之以爲君迨其遷鎬京首建辟廱之學講學行禮化服人心所以東西南北無有不服也周家自后稷居邰公劉居豳大王邑岐文王遷豐武王遷鎬所以然者當時民之歸者日衆其地有不能容故不得不遷耳此章及後章皆可引用　　發揮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豐水東注言其水勢之順也四方攸同言其人心之合也即水勢之順而有以見神禹之功即人心之合而有以見武王之德武王因人心之合而益有以盡其君道之隆則不惟近

無愧於文王而且遠無愧於神禹矣　解題

豐水東注水之流也四方攸同民之歸也水之流者因前聖有治水之功民之歸者由後聖有爲君之德是時武王未遷鎬故以豐水之禹功爲言蓋即其地以美武王可以繼前聖之功若美韓侯之受命而推本於禹功也　主意

水勢之順者前聖平天下之功人心之合者後聖君天下之道與王之地豈偶然哉因前聖所治之地建國君民於其間而天下翕然頌其君道之盡是必非偶然者矣豐水東入於渭而注於河者禹之績也故四方得以來同於此而以武王爲君焉此一豐也禹治之文王遷之武王遂有天下而居之武王功不在禹下此君道之所以可頌因美武王而推美禹功　此題本易作但患以皇王維辟連下皇王烝哉說了皇

王維辟乃推本武王君天下之德皇王烝哉乃稱賛武王能
君天下　旨要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學校建於遷國之始而人心盡其尊君之誠此詩人所以賛
聖人之克君也得天下之心服者乃足王天下而致人心盡
其歸往之誠者則自學校始　武王當遷國之初首惟學校
之是建葢講學行禮有其地則教化明而天下之尊君親上
自有出於此心之所同然者初不必强也以此爲天下君孰
不信其能君天下哉詩人所以深致其嘆咏之詞也　古今
天下惟教化足以結人心故當建國作邑之初而即新講學
行禮之地則教化既明人心丕應四方雖大而同一思之心
此其君道之盡正以其師道之盡耳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

師能盡君道則盡君道矣　孫式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王化首明於邦畿之重則人心無間於邦國之殊矣王畿者天下之所瞻依而王化者人心之所慕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方鎬京之初定而辟廱之已成則王化昭宣自近而遠四方雖殊安得不翕然而思服哉然則武王之興固將設至教以化民非徒據重地以臨民也　主意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上章言武王考其占卜而宅是鎬京蓋維正之於龜以成遷國之事如周召之卜洛大王之爰契我龜而遷岐衛文公之卜云其吉而遷國皆古人重其國事而不敢輕不以一已之

見而決之此見武王之審決於神而遷鎬信乎其克君也故下章又以豐芑起興曰豐水猶有芑武王豈無所事乎詒謀燕翼乃武王之事也此則託興於物以明遷國之事蓋取決於神以定遷國之謀復托興於物以明遷國之事此君道之兩盡也　主意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武王之遷鎬非以徇一己之私也必考之於卜以定其宅焉惟龜爲能致其決惟武王爲能成其事則武王之遷國固將上以承天意下以順民心前以成先王之志後以開無窮之基信乎其克君也哉　解胹

聖人建國之功稽之於神而成之於己此其所以能盡君道也王者之舉事未有不順天意者而況於邦國大事豈可以

自用哉故必得随卜之順從而後功業之成就正之者天成之者已武王之不徇已私若此豈不見其君道之盡哉 旨要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豐水則有芑矣而武王豈無所事乎水之流不窮則其生物亦無窮也聖人之德無窮則其善後亦無窮也於孫謀曰詒則所以遺之者至矣於翼子曰燕則所以安之者至矣苟一時之安而不爲悠久之計者又惡足以語此 解頤

聖人非無所事也其深謀遠慮必及子孫非但爲一朝一夕之計而已故不惟及其子而又必及其孫則子可以安矣必如是而後君人之道盡矣故詩人以豐水有芑興之言豐水尚有生物之功武王豈無創業垂統之功乎 主意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氷

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

牛羊之腓護之以足肚也鳥之覆護之以其翼也人之會伐平林則又收而置之懷抱也人同類者也物異類者也而無不有愛護之意以見天之所生固非人之所能棄也實覃實訏言其形之大也厥聲載路言其聲之大也此稷之所以異於人也於是始收而養之則亦知其受命於天而不可以常兒待之矣　解頤

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

后稷之生蓋上天托之教稼穡之事以養天下之民故其能稼穡皆出天性能然非學而后能者也夫匍匐岐嶷以至其就口食則纔六七歲耳而能蓺荏菽則旆旆禾役則穟穟麻

詩義集說　卷三

麥則幪幪瓜瓞則唪唪此非出於天性能然乎哉蓋聖人當幼小之時而能與至大之利則其出於天性也可知矣如孔子少以知禮聞所以能正樂興禮刪詩定書繫周易脩春秋萬古綱常由是而正孟子為兒時而陳俎豆禮樂所以能闢楊墨為聖道也　發揮

后稷能食時已有種植之志矣及其種植之間而嘉種各遂其性則所稟之異可知矣前乎聖人之生固未被嘉種之利也聖人既生隨其所藝而無不成於是其利遂及於無窮焉豈非聖人之天性固自有異者乎　旨要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

后稷之穡其種雖降於天其相之實在於己苟不能致其人

力之助則豊草之不茀嘉穀必不能與之而並生矣實方實苞自其凊種時言之也實種實襃自其始苗時言之也實發實秀自其始穟時言之也實堅實好自其始實時言之也實穎實栗自其實熟而收成時言之也自種而苗自苗而秀自秀而實無所住而不致其人力之助此稷之播種所以大有功於斯民而有邰之封所以享無窮之報也 解㫡

后稷之穡所以有相助之道者言盡人力之助所謂人力之助者亦豈揠苗助長之道哉即下文茀除豊草種之黃茂使嘉穀自方苞以至穎栗是也稷之穡如此故堯以其有功於民而封於邰使即其母家而居之以奉姜嫄之祀使我周一代之基業自此而始先儒所謂周家以農事開國蓋謂是也聖人惟能盡人力以興養民之利故能受封爵以肇興王之

業洪荒之世聖人出而任繼天立極之事則天下何事不始於聖人哉茹毛飲血之俗而享粒食之美固自聖人始使千百世之下皆得以蒙一王之化者亦自聖人而始也　發揮

詩人述古人稼穡之功以推原一代受封之始后稷爲農師教民稼穡因此有國所以開周家八百年之基業實始於此故詩人備述其稼穡之功自始播種至於收成其有序而成功如此以見其有國之由也　主意

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

聖人之於穡事自生以至於成蓋無一而不遂其天也生物固難自生以至於成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乃今由始及終隨其大而遂之使卒得以極其盛且美焉何莫非聖人有大造於嘉穀者乎　主意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恒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穈芑
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稷之降種其名不一而此獨以秬秠穈芑言者自其種之嘉
而可以供祭祀者言之也秬秠可以供鬱鬯穈芑可以供粢
盛故降之於民使得以徧種之種焉而成成焉而穫穫焉而
任負以歸於是爲鬯酒以降神爲粢盛以享神此自其始封
時言之也　鮮順
言降嘉種者是稷降是種於民也所謂稷降播種是也謂之
降者言教之辨嘉穀之種知稼穡之道使知如是而爲秬如
是而爲秠赤粱粟爲穈白粱粟爲芑恒之而爲稼稼之而爲
穡稷始教之是即所爲降也稷始受國而爲祭主故曰以歸
肇祀也聖人惟能與萬世養民之大利故能與一代祀先王

之大禮下文亦以上篇之意以發之從降字及肇字上發明

發揮

農事徧而美利興故農事成而祀事舉聖人以農事教民種藝之品類甚繁也其美利收成之餘正祀事創始之日以務農之事教其民者既自后稷而興則以務農之利祀其先者亦自后稷而始矣　格式

聖人降播種於民其類固無不善也指其類而言之則善之中又有善者焉則秬秠穈芑是已此四類者不特可以供民食而且可以爲神明豈非穀之尤善者乎徧其利而不忘乎民收其利而不忘乎祖嘉穀之初登而祀事之肇舉則不特養民之利始於后稷而周之祭禮亦始於后稷矣　旨要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恒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穈芑

是任是負以歸肇祀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下章曰我祀蓋承上章而言后稷之祀也如是則兩章可合爲一題耳大槩謂稷降嘉種於農者將欲備物以歸肇祀也又問稷之事如此者非徒如是而已也蓋欲備物以興嗣歲也夫興來歲以祈年興新年之祀也繼往歲以報功繼舊年之祀也舉聖人之穡惟欲備物以肇祭祀之事問聖人之事尤欲備物以申祈報之禮却從降字肇字如何字興嗣字上詳悉發之　發揮

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所舂揄簸蹂者即秬秠糜芑也浸而淅之其聲叟叟然盛而烝之其氣浮浮然將以釀鬱鬯之酒供簠簋之實備三酒五齊之獻也物既備矣於是而載謀則卜日擇士之無不善也於是而載惟則齊戒具脩之無不至也取蕭祭脂宗廟之祭也取羝以軷行道之祭也諸侯之祭莫大於宗廟有朝聘之事則軷祭焉上自宗廟下至軷祭悉舉之矣或取肉傅火而燔之或取肉貫之加火而烈之四者皆祭祀之事凡此者皆所以興來歲而繼往歲也　解頤

詳祀事之當爲必推祀禮之由舉古人因農事而致祭凡事之當爲者無不盡其誠惟以迓續乎豐年之慶耳朱子謂四者皆祭祀之事雖只是指取蕭以下四者而言然舂揄以及謀惟亦莫非祭祀時事特舂簸以及謀惟乃將祭時事取蕭

以及燔烈則臨祭時事祭祀以農事而始典則亦以農事而
迭舉今歲豐年而祭所以報也亦所以祈也於是豐年之祥
無或間斷往歲之豐登可繼而來歲之豐登又興矣可以見
后稷之謹祭祀而重農事也如此　矜式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
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上章言后稷之祀此章遂言今日尊祖配天之祭夫莫高於
天莫尊於帝若不可得而感格也而香之始升上帝已安而
饗之豈爲其芳臭之薦得其時而已哉蓋自后稷之肇祀也
載謀載惟之致其誠取蕭祭　之致其謹載燔載烈之致其
戒固未嘗有一毫之罪悔由后稷而公劉公劉公劉之心無以異
於后稷也由公劉而大王大王大王之心無以異於公劉也由大

王而文武文王武王之心又無以異於大王也令至於後王之時矣而此心之敬畏猶前日也則上帝之饗之也豈徒以其物哉正以周人之用心同一敬畏之相傳也　解頤

上二章言后稷之祀此章言後世尊稷配天之祀也然曰卬盛于豆登則親執其勞而非委之他人也香始升而帝已歆言應之速也胡臭亶時又作一句言帝之降格如此之速也何但香臭之得其時哉蓋由后稷以來世世脩德無有罪悔以至于今所以能感格之速也王者尊祖配天之祭其感格之速者非惟備物之得其時以其誠心之無間也夫感通之道在於物況乎誠心相承歷數世而無間則帝之降格其有不疾也哉若心有悔愧則不足以感格矣　夫祭祀在誠而非徒以物苟也徒知物之爲備而不知前後相承者在心焉

夫豈知感通之道哉　發揮

胡臭亶時一句乃承上接下之辭然屬之下文其意尤相發明祀事之感乎天者有其應正以誠心之寓於物者有其傳祭祀之道固以物而致感格于上天也然豈徒物之足尚哉誠心所傳遠矣上天降鑒之速若在於奉物之無遺實在於傳誠之有自此詩前數章皆是說后稷之奉祭如此至此章始言後人尊祖配天之祭而其誠之所傳自后稷始是蓋祭自后稷而興則誠亦自后稷而啓此誠寓於物而上天感格之速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矜式

德者祭祀之本也豆登之薦方陳而帝之感格甚疾此豈但芳臭之足以感歟蓋自后稷以來世世脩德無有罪悔此則格天之本也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况周人世世用心如此則

明德之馨祖傳久矣豈不足以格天乎周公尊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然我將則言惟天其右之而不敢必此則言上帝居歆而甚疾言雖不同其誠敬之心一也我其夙夜畏天之威即庶無罪悔之心也 主意

總論　首章述姜嫄禋祀之祥二章述后稷降生之易三章述其生而有見棄之事四章述其幼而有種植之志五章述其教稼穡而受封六章述其降嘉種而肇祀七章備言后稷祭祀之誠八章備言周人尊祖配天之義以終前章之意順解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物不害物則生意感親必相親則禮意隆人非不欲篤天倫之思也一或相疏則親親之禮無所施矣詩人於物理之相

害者因致其戒焉禁止之切感發之深也要就人情上推發明得懇懃篤厚之意透徹爲佳作於托興之中而致禁止之意且既言莫遠又言具爾既言肆筵又言授几此即見其開燕設席之初有懇懃篤厚之意於勿字莫字上發得有情尤佳　蔣式

物未嘗無生意也惟無以害其生斯有以遂其生矣人未嘗無親親之情也惟不蹂其情則有以盡其情矣國君之有父兄耆老皆其所當親者親之以情則必厚之以禮苟不知當親而踈之又豈知盡其情於肆筵授几哉　旨要

此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故以上四句興下四句蓋曰敦彼行葦苟無牛羊踐履之害則方苞方體而葉泥泥矣戚戚兄弟苟不相遠而具爾則或肆筵授几以成歡洽之樂矣方

開燕設席之初而慇懃篤厚之意藹然見於言語之外非盛德能有是哉蓋植物無以害其生則有以致於繁茂至親無以踈其情則有以至於歡洽矣夫至親相與之樂人情之所難得也觀諸物理而知不可使之踈遠而盡夫燕樂之情此興之有意義者耳　物之無或害者有以遂其生親之無或遠者有以成其禮蓋物之不害物而後生意之可全親於其所親而後禮意之兼盡使於吾親而不能盡吾情則禮爲虛文物性之不若矣　發揮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醓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歌或咢

侍御之盛言其人之不乏也獻酬之盛言其禮之無闕也飲食之盛言其物之豊也歌樂之盛言其聲之和也　解順

王者之親親尊賢其情無所不至也奉之以禮安之以器事
之以人而又申之以美味之備樂之以歌樂之盛此豈有一
毫之不盡其情者哉蓋其尊奉敬愛之誠藹然出於飲食燕
樂之外此盛時王者之事也　此是四件事不分輕重侍御
獻酬飲食歌咢莫不極其盛以見懇懇篤厚之意親親之恩
其不容已者如此　旨要

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既句既挾四鍭
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

古人之燕射始以必勝爲期終以能敬爲美蓋射所以觀德
也始焉之利弓矢審法度由中否之相形而期於爲者人之
情也至於弓矢張法度審則中否之相異而勝負決矣於斯
時也惰慢之意乘之而勝者易以驕負者易以抗君子毋於

此而觀德焉此既燕而射以爲樂故尤以不侮爲賢緣既燕
則飲酒縱情不侮而能敬賓人之所難藹然有雍容謹飭之
風無僭暴驕戾之失　斷法
射所以觀德故所以尚者不在力而在德也弓堅矢鈞而舍
矢又均者力也而所以序賓則以其賢也弓句矢挾而四鍭
如樹者力也而所以序賓者則以其有不侮之德也使徒以
力而不以德則極其力之所至亦以藝之能爾豈足尚哉　要旨
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
古者射以觀德觀其從容中禮而德可知也以其持必中之
器而發於既燕之餘中者無矜心不中者無慍色以賢序賓
秩然有序其爭也君子豈不足以觀德乎　主意
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耉黃耉台背以引以翼

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此祭畢燕飲之後爲頌禱之詞也曾孫主祭者之稱周之王者也何則旣醉所以荅行葦也曰公尸嘉告集傳謂周稱王而但曰公尸蓋因其舊可見也此言與燕者飲此酒而得老壽又相與引導輔翼以享壽祺介景福也此詩人頌禱之詞非主祭者之自言也　發揮

總論　前二章未射而飲燕之始也故備言其禮樂之盛後二章旣射而飲燕之終也故維致其頌禱之誠言之固有序也　解頤

旣醉以酒旣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旣醉以酒爾殽旣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上章言介爾景福此章言介爾昭明則昭明者亦指福之高

明光大而言耳　解頤

昭明朱傳謂光大也是指福而言有福者自然光明盛大二章同是一意維其所感之德既厚故其致願之辭益加謂之景福指其亨嘉和順者言之謂之昭明則極其光明盛大者言之如天保臣子之報答其君燕飲之際所感既深則祝頌之間累言不足　矜式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感吾君之厚恩者固無以效其報也所謂效報之厚者庶幾久遠之福何也己之所能者有限而天之所與無窮故以己而爲報要不若願諸天以爲報也吾君之厚我不特醉之以酒而且飽之以德有君如此何以報之維幸其享國之日長而厚福之益大不報之以己而報之以天斯其爲效報之至

情歎　主意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昭明有融高朗令終

令終有俶公尸嘉告

禮意厚而期壽福之隆以致其報壽福隆而美保身之善以託乎神大凡有感於禮遇之厚者未有不以福壽爲之祝也然福以極其盛壽以極其久非能保其身而使之善始善終則所願亦孤矣此其不特以願望之出於已者爲已足而尤以願望之嘏於神者爲可徵也　孫式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

昭明高朗言其福之光大令終言其福之悠久若以德言而實以福言也　解嗣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威儀孔時君子有孝

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問尸所告之辭若何則曰祭祀籩豆之薦既靜嘉矣而助祭相攝佐者又皆有威儀者焉然不維助祭之人威儀甚得其宜而君子又有嗣子於祭終而舉奠其孝誠源源而不竭則固宜永錫爾君以善也　籩豆靜嘉德之寓於物攝以威儀德之寓於人維其有不竭之孝是以有不竭之善　旨要

此皆述尸告之辭也夫尸所以象神尸之言如此即神之言如此述尸告而問之者固欲其助祭之皆賢舉德容而表之者尤欲其繼世之有德夫助祭之賢一時之善繼世之德百世之善此詩人既述尸告而問之又舉其事以實之所以見朋友之賢見於今日助祭之間而子孫之賢期於後世奉祭之遠其在今日如此其在後世者又如彼孰非臣子祝君之

至願哉　發揮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王者之祀事其足以當神之意者非維物足以寓其誠亦維人有以同其誠耳　主意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孝莫難於有繼王者之孝得人以爲之繼則有道之長可知矣敬之著乎外神之所以美者旣盡善敬之埀乎後神之所以予者尤盡善　旨要

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祚允

王者之所謂善者固貴乎家之齊尤貴乎福之遠　主意

其允維何天祓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天欲福其國家子孫必先自福其身始　主意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天命之附屬於人君亦維在於一家之皆賢也夫以一家之間內而有賢助焉下而有賢子孫焉自非天命之附屬其何以至是哉　主意

總論　籩豆靜嘉孝誠之著於物也朋友攸攝孝誠之寓於人也孝子不匱孝誠之傳於後嗣也室家之壼孝誠之形於內助也錫爾以祚所以厚其身也錫爾以允所以昌厥後也釐爾女士則室家之深遠而嚴肅者非止於一世從以孫子則嗣子之孝誠不竭者非止於一人也此皆述尸告之辭也

解[illegible]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上是託物以咏其所寓之安下是述主人將意之勤而賓尸致報之美來成言福祿日來成就也　大要與題只要守朱傳口氣發明得委曲不直截便好　斷法

凡來成來崇之類皆指令日言至卒章則願其後日永無艱難也夫人之享福懼不保其後至於無有後艱則福積而高大者可以常保矣此乃繹祭而以賓禮燕尸之樂故不及其他但重疊言之以極其尊敬頌禱之誠耳　旨要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干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王者干祿得福而子孫皆賢此即上天反覆眷顧不厭之實美君德之應而知天眷爲無已復推天眷之致而知後嗣爲皆賢　美盛德而驗於天人交相與之際則德之盛可見矣

必驗於後嗣衆多而皆無愧於前人則君之求於天者既遠而天之眷乎君者信無窮也　非盛德不足以致上天之厚眷非天眷不能致後嗣之俱賢　孫式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假樂言其德之可嘉可樂顯明也令善也明則光輝而不昧令則純粹而無瑕此其德之所以爲美也宜民宜庶民也宜人宜官人也受祿受天百祿也此自其已然者言之也保如天保之保謂有以安之也右如左右之右謂有以助之也命如命令之命謂有以付畀之也申重也既保之而又保之既右之而又右之既命之而又命之所謂申之也此自其無窮者言之也　解頤

此詩集傳謂疑即公尸所以答鳧鷖者也假當依中庸作嘉

美也嘉樂君子見詩人美而樂之也言王者之德可嘉美而可悅樂既宜於民人而受天祿矣而天之於王反覆眷顧之不厭既保之佑之命之而又申重之也詩人美王者之明德既得人心天眷之歸又得天心眷顧之久夫王者而為天人之主而德者乃所以為之主者也何也德者人心所同得之理而天心之所眷佑者也吾德既明則吾之德即人心同得之德人心豈有不順哉吾德既明吾之心即上天之心天心豈有不順哉此其非特眷佑於一時而反覆申重之不厭也

發揮

賢君之盛德既足以得人而得天宜上天所以眷佑之者反覆而不厭矣人君之德有以愜乎人心而足以當乎天眷則其德盛矣此上天眷顧之休自有不能已者中庸引詩以證

天之生物栽者培之傾者覆之之意蓋天之眷佑人君亦示其足以膺受與否使其德下不足以愜人心之歸而上不足以當天心之眷則其容受之基甚淺上天未必反覆眷顧之不厭舜貴爲天子則宜乎人民矣富有四海則受祿于天矣由其德爲聖人也而天之於舜方且使之得其名得其壽宗廟饗之子孫保之眷佑之休有加而無已也　矜式

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

穆穆皇皇總言其德之美也抑抑秩秩詳言其德之善也不愆不忘言其心之敬有以修諸己也無怨無惡言其心之廣有以容乎人也率由舊章言其能循用先王之法率由舊章言其能盡用天下之賢皆自王者之子孫言之也然上章千

禄百福子孫千億則言王者之福本乎天而有以及後世有以爲祝頌之辭也下章受福無疆四方之綱則言子孫之福本乎德而有以及天下又所以爲稱願之辭也　解頤

干禄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國家之所謂福禄莫大乎子孫之衆尤莫大乎子孫之賢天將福人之國必先福其國之子孫子孫之衆難能也衆而皆賢愈難能也子孫極千億之衆而其德皆足以稱君王之位其心皆能遵祖宗之法國家福禄之盛孰有過於此哉噫觀國家之福禄亦維觀諸國家子孫之衆且賢斯可矣　主意

王者之所干者禄也而可以得百福焉禄指其一端言之福指其全體言之也子孫千億言其多也穆穆皇皇以下言其賢也多而能賢所以能保天命於無窮也穆穆皇皇以德言

也宜君宜王以位言也不愆不忘以其心言也率由舊章以其法言也必有穆穆皇皇之德而後可以宜君王之位必有不愆不忘之心而後可以遵先王之法 解順

自其享於一身者言之謂之祿自其流行於無窮謂之福王者干祿于天而天以百福畀之不維使其子孫之衆多而且使其子孫之皆賢則天休滋至流行無窮其得於天者百世猶一日也子孫之衆固所以為福然衆而不能皆賢亦非所以為福矣 衿式

詩人祝王者之福既願其子孫之多尤願其子孫之賢王者之福祿孰有大於此哉 發揮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塈

此二章朱子定爲稱願子孫之辭則是以當然之事爲將然之期故上章既極其稱願之意矣下章乃又於稱願之中而寓規警焉威儀抑抑德音秩秩以其德之著於外者言無怨無惡率由羣匹以其公於任賢者言由是受無疆之福爲四方之綱則又以其獲福居尊者言也然稱願其在己者固公尸之至情而稱願其及人者尤公尸之深意人君居天下之尊而使治效及於臣下信可稱也如或爲之臣者但知己之得其安而所以愛君者不知致勉而使民生之舉安是豈公尸之所願哉此其規警之意有默寓焉耳　矜式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

威儀德音皆德之著於外也此可見其有諸己矣又能無怨無惡以任賢則取諸人者可見矣既有諸己又取諸人宜其

膺大福統天下矣此與下章皆稱願其子孫之辭　主意

王者維能脩身而尊賢則福有餘而治畢舉矣凡爲天下國家者必以脩身尊賢爲之本王者威儀則抑抑乎其容德音則秩秩乎其有常威儀聲譽之美如此可謂能脩其身矣而又悉泯其怨惡之私盡獲乎羣賢之用既脩身而又尊賢由是一人優游於其上而萬事振舉於其下其受無疆之福而爲四方之綱也豈不宜哉　主意

王者盡其道以脩於己公其心以任夫人則福有餘而治有統矣夫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身不脩則私意起而賢者未必樂爲之用又安能統天下哉詩人稱願夫王者之子孫以言其脩己則抑抑其威儀也秩秩其德音也以言其用人則無私怨惡而率由羣匹也若是則一人端拱於上衆賢分理於

下其受福無疆而統理天下宜矣　旨要

人君盛德著而任使公自足以膺多福而總大權矣人君之在天下其所享御者維福祿與權綱而已使其威儀聲譽之未盡其善任賢使能或徇於私則何以爲膺受福祉之基總攬權綱之本哉此與下章皆稱願其子孫之辭以事理當然者稱願之而已篇中須發明此意　發式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墍

之綱之紀以事言也不解于位以心言也燕及朋友自羣臣言之也民之攸墍自庶民言之也人君能綱紀四方則有以安其臣矣而臣子愛君之心又欲其不解而有以安乎民焉厚之至也不解于位即周公所其無逸之意此稱願其子孫之辭也　解願

君爲臣綱人君能綱紀四方而安及於羣臣則君道盡矣如是則爲臣下者安得不愛之而勉以安民之政乎蓋安民在於不解不解于位則綱常張而不弛人臣旣賴君之綱紀以自安則其愛君之心無所不至尤欲其不弛乎綱紀以安乎民也　主意

君統治而臣賴以安臣同愛以勉夫君者而欲斯民之同其安蓋君臣之相安不若天下之舉安也此周之詩人稱願王者子孫之辭以當然之事爲將然之期極君臣相愛之情君民相依之理也　發揮

人臣之不安皆原於綱紀之不立綱紀旣振人臣自然賴之以享燕安之福所以外之百辟內之卿士職雖不同而愛君之心則同無不致其媚愛以忠於天子非阿諛便辟以爲媚

也實欲吾君不解于位以致斯民之攸塈焉爾噫君以有為
而致羣臣之安臣欲其君以無逸而致萬民之舉安若是者
豈復有怠荒之失哉　君經世以成政則其臣安臣愛君以
勤政則其民安夫上下交而爲泰者君臣之盛也君燕其臣
而以有為倡之臣媚其君而以無逸勉之慶會之方深而規
警之已至誠以交泰之時乃怠荒之所易起而疎遠之民尤
休郁之所難及民苟不安則臣得以獨安者乎　治有大小
幸吾君能兼總以安其臣職有内外勉吾君常無怠以安其
民古昔盛時所可喜者交泰之治所可憂者怠荒之心君能
總治固足以安其臣矣臣不勉君以勤於其位則民容有安
者焉則臣亦豈能以獨安哉故臣之安固在君之總理而民
之安尤在君之勤勞君有以安其臣臣有以勉其君有交泰

之盛而無怠荒之失此其所以爲盛時也歟　旨要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埸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槖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

匪居匪康言其心之勤也迺埸迺疆言其事之理也田疇既治然後居者可以有積倉行者可以有餱糧所以匪居匪康者爲思輯和其民人不欲安於西戎之陋爲思光顯其國家維欲復乎后稷之業於是以其弓矢斧鉞之備啓行而遷都于豳遷都必用武備者一以壯國容一以防外患也　解闕

公劉以厚存心亦未嘗有自安之心即所以推其忠厚之心也所以於足食足兵用心無不極其至　旨要

古人之厚於民既足食而爲利民願國之圖尤必足兵而爲遷國立都之事夫遷國重事也其遷必在於足食足兵之後

而所以爲遷者乃爲輯和其民人而光顯其國家而非有他也此其所以爲厚於民也蓋公劉之在西戎民歸者衆而地僻不能容若苟焉自安而不思爲遷國之計則非思戢用光之道也然既定遷國之計矣苟兵食不足而輕于遷焉則亦豈思輯用光以厚於民哉成王聞此言得不思祖宗創業垂裕之艱難而保守之不易也此召公告戒之深意焉　作者當以篤公劉作一股以下皆篤厚之事　發揮

先公之厚於民者既足食以爲遷國之謀又足兵以爲遷國之舉蓋國以民爲本若民食之不足則民無所資武備之不脩則民無所賴況遷國之始尤必以是爲急故公劉始謀之際而勤勞於國必以二事爲重蓋必如是然後民無阻飢之患亦無外侮之虞此所以爲厚於民也

賢君之厚於民者勤勵富強之實已見於在國之時故其拓充備禦之圖遂見於遷國之際國都之遷皆所以為民也使行者之食足而國家有顯大之基兵威之戒嚴而行者有御禦之備雖汲汲以致富强者能之下股兩節一節是未遷時事一節是將遷時事先自脩於內而後求擴大於外 於式

此題難分上下股只是說兵食足而後可以謀遷匪居匪康爲足食之計貫在埸疆積倉上輯民人光國家為遷都而言民之生聚日衆不遷不足以安輯之邦國日見昌大不遷不足以光顯國家所以難分上下股輕重只是以前一句貫了中間發明要照顧題目 斷法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埸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

古人以忠厚之心而盡力於民事無非欲以和其民而顯其國耳夫欲國家之光顯者莫先於斯民之和輯然民亦豈易和輯哉田疇之不治非所以和其民也日用之不給非所以和其民也維公劉之在西戎本之以篤厚行之以勤勞廼治其疆埸廼治其倉廩廼裹其餱糧以實其槖囊則斯民相安於日用飲食之間自得於仰事俯育之際民之和輯者國之所以光大也自非公劉篤厚之心其安能思及此哉 主意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廼宣而無永歎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

賢君之厚於民者既相土以居而生聚遂其情由任勞於己而佩服忘其美賢君以佩服之美而親相土之勞是宜居者衆而且安矣非用心之厚者何以能此懷土之心人皆有之

維人君於遷國之初有以遂其從遷之情則生意日盛而斯民不至於有愁嘆思舊之情也然遷國之初亦勞矣陟巘降原以相其土地之宜者殆非貴者之所能堪也則以佩服之美而親予相土之勞非愛民一念至深至厚幾何不至於憚煩邪斯民得遂其安居之樂由賢君能親夫相土之勞 矜式

此言公劉至豳相土以居而帶此劍佩以上下于山原也方其至豳于胥斯原而居者巳庶且繁安而居之且徧且無永嘆則無懷舊之思矣而公劉方且陟降山原親任其勞而所佩者雖玉瑤鞞琫容刀之貴而不愛惜也以如是之佩服而親如是之勞苦斯其所以為厚於民也蓋古人之厚於民者以民方新遷而巳絕予懷舊之思也巳親勞苦而無愛於佩服之貴也夫新遷而使不思舊非厚於民者不能以佩服之

美而親勞苦之事尤非厚於民者不能即是章所言觀之其
厚民之實可知矣　　發揮
古人之厚民也既相地而喜夫民居之安故勤勞而忘其佩
服之美蓋公劉之心心乎愛民而已故於遷國之際拳拳斯
民維恐其或不安也令民之安居者無嘆息愁恨之聲則公
劉之心愈不自知其勞苦矣又何憂佩服之美乎　　主意
重遷者人之情也苟非爲人上者存篤厚之心則遷於下者
無以慰其愁嘆之意篤厚如公劉其度地而居民也居之者
雖衆而所以撫慰之莫不安順而周徧焉斯民之得其所若
此豈復有愁嘆哉然以國君之尊非不可以安逸也而於遷
國之際陟而在巘降而在原國人固有以見其勞矣觀之於
其所佩則有玉焉有瑤焉有鞞琫容刀焉觀其陟降之勞苦

而忘其華美之服飾其厚於民者何如哉　旨要

既順廼宣而無永歎陟則在巘復降在原

國君能使新遷之民得其所而不念舊者正以其能勤於民
事耳　主意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廼陟南岡乃覯于京京師之野于
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此章言營度邑居之事夫當經營審度之初逝百泉而瞻溥
原陟南岡而覯于京其審度也詳矣乃立國于京師之野於
是而處其所處於是廬其賓旅於是言其所言於是語其所
語無不於斯焉蓋古人之厚於民者於度地之事為甚詳而
居民之制為甚周也皆篤厚之心有所不能自已者也　旨要

未定居之先則瞻望以相原野無不盡其詳既定居之後則

居處而見於人事者無不得其所逝彼百泉則自下而望上
乃陟南岡則自上而望下古人相地之詳如此既審其可居
則定居於此而一言一動之微亦無不得其所而安也四言
于時見無不於斯而安乎此之意猶所謂歌於斯哭於斯聚
國族於斯者也 主意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
國君之營建都邑而周視於上下之詳則其厚於民者可知
矣 主意

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遷國者必據其要會之地茍地大而足以容衆則云為無不
於斯焉 主意

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

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于京斯依言其即京師以爲安也蹌蹌濟濟言其會羣臣而有儀也俾筵則或肆之筵也俾几則或授之几也登則登斯筵羣臣之所同也依則依斯几者老之所獨也執豕於牢非必牛羊之厚也酌之用匏非必金玉之華也遷國之初崇簡儉也　解願

於臣下有禮以燕樂之於民庶又有法以整厲之於禮則儉質爲先於法則經制之有定先公之厚於民者如此上下之間情意既詔然而相孚法制又秩然而不紊矣　主意

賢君之厚於民者方落成而極其禮制之盛既燕飲而盡其經制之宜大臣追述先公厚民之事以戒君言其落成而有懇懇儉質之意者燕飲其臣而盡一時慰勞之誠也言其燕

飲而定綱維統繫之規者整屬其民而爲後世悠久之計也
其厚於爲民也爲何如使君臣雖懽洽於居室既安之餘而
民生未親附於上下相承之日殆非所以爲愛民之厚者矣
矜式

古人之厚於民者方新遷國之後既爲燕饗而使臣盡其歡
必立法制而使民有所統夫國之新遷非燕樂無以盡歡洽
而慰其心非法制無以統攝而定其志方新遷之初而爲經
久之制如此非公劉厚民之深者不能也 旨要

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國君於新遷之後所以收合人心者蓋無不至也有臣焉則
爲之飲食燕饗以樂之有民焉則立之君道宗法以統之若
是者則何患民心之不一而國勢之不固也哉 主意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
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
國之始遷莫先於奠民居其次莫如定軍賦正稅法既溥既
長言其芟夷墾辟之廣而長也既景迺岡以下言其望景觀
視之詳而備也其軍三單言軍制雖不可以不定而非悉民
以為兵也徹田為糧言田制雖不可以不定而非竭民以奉
上也大王之自西徂東則自水之西而往乎東言其治之遍
也公劉之度其夕陽則自山之東而至乎西言其居之大也
皆以見民之歸者日以衆而田之闢者日以廣也　解頤
賢君之厚於民者既治地以授民而定賦稅之宜復廣土以
益民而致盛大之效夫辨土授民而致其勤因地取民而定
其制以土地墾辟之餘也至于經界日盛土地日宏則疆宇

恢拓之田而芟夷墾辟之功愈大矣非愛民之厚何以能此始因土地之墾辟而辨其宜以授於民定其制以取於民遷國之基於此而立矣迨夫山西之田日增民生之居處日辟則向之廣者益以廣長者益以長而國之基信乎其昌大矣

旨要

此章言辨地理以授民與夫制軍賦定稅法之事既溥既長至觀其流泉辨地理以授民之事也其軍三單定軍賦也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定稅法也度其夕陽而豳居允荒則言民居益衆也夫古人之厚於民者安民之事為甚詳而取民之制為甚約此地益廣而民益衆也夫安民有其法取民有定制此其厚於民之道為何如哉蓋擇地居民一時之制立制而不厚取於民尤久遠之制也

發揮

此詩皆詠公劉厚民之事故每章各以篤公劉啓之此詩全章命題皆當上一句分截成王將涖政而康公告之曰昔者公劉之厚於民既治草萊以開其地復測日景以正其方相其向背之宜觀其灌漑之利其愛於民者如此由是酌其地而定軍賦均其地而定稅法其取於民者如此厚民若是而民之歸者將不足以容乃度山西之田以廣之而豳民之居益大其得於民者又如此甚矣其厚民之勤也言之諄切而有序公劉之心可想見而康公之意拳拳矣 斷法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迺密芮鞫之即

于豳斯館爲客舍以居也涉渭爲亂爲舟以濟也取厲爲斤斧之用取鍛爲宮室之脩本其始而言也止基言其居室之

治也迺理言其田疇之治也衆者人之多有者財之足即止基迺理之效也夾澗而居則或處其東或處其西也遡澗而居則前依乎水後依乎山也其止居之衆日以益密乃復即芮鞫而居之要其終之盛而言也非公劉之厚於民其何以致是哉　解頤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微物取於遠猶足以養夫民盛德成於君宜有以子其民此詩雖是興體然只是一意宛轉說下來感發之機在於語意之相形挹行潦於彼而注於此至遠也而猶足以爲民之餴饎乎此以遠近相形而感發乎我王也行潦之水至微賤也而其餴饎之用猶若是其大豈弟之德至貴重也豈不足以爲民父母而使民尊之親之乎此以貴賤相形而感發乎我

王也召公規戒之意不廹而切如此　殺式

此輿之㤥而切者物之微猶可以爲民之用豈有德之厚而乃不足以爲民之歸此物之微而遠取諸彼者如此況德之厚而近取諸身者何如即其辭旣其理康公之所以爲戒者㤥在言外饎饎者民養之所急父母者民生之所資酌之於彼而注之於此民猶不憚其煩取之於巳而推之於民君其容以自巳行潦之水朝滿而夕除豈弟之德常存而不竭其可不知所以爲父母之道乎　斷法

物之遠者尚可以致其用德之盛者豈不爲民之所歸豈弟君子有父母斯民之德宜民尊之親之無不致也　主意

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義莫尊於君也恩莫切於親也以君之貴而有親之慈則君

德之和易可知矣人倫之大有主於恩者有主於義者故以君而臨民以至貴而臨至賤尊卑之遼絶而勢分之濶踈安能使情意若一家而慈愛若一體也哉成王之爲君子也豈以强教之弟以說安之不以民視民而以子視民民之親之同於父母何莫非豈弟之所致邪噫不恃其崇高之勢而益充其豈弟之仁斯其爲康公戒成王之意也歟　主意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有卷者阿則可以游歌之地也飄風自南則可以游歌之時也來游來歌君以和平之音唱也以矢其音臣以和平之音和也此所謂總序以發端也天下之可樂者莫如泰和盛治之時而所可慮者亦莫如泰和盛治之時曷爲其可樂而又可慮也蓋泰和盛治之時以三光則得其明以四時則得其

序以庶類則得其所萬國有咸寧之效而黎民有丕變之風是誠可樂也然治極而不戒則亂亦於此乎兆天地盈虧與時消息而謂治可保其常不亂乎此其所可慮也夫惟慮之於極治之時此有虞所以有皋陶之賡歌有周所以有召公之卷阿也

解頤

地勢美而天氣和正君心自適之際而臣言易入之機也大臣之愛君固無往而不效其忠而君心舒適之餘則其效忠也尤易康公從成王游歌於卷阿之上而適遇夫飄然南來之風以斷地也際斯時也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同一自得之意平日有懷而不盡者於此而矢其音焉則君心之感悟深矣康公其善於告君也哉□以卷阿而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乃游歌於其上康公矢音以進戒何也豈弟成德之名

成王幼冲而全豈弟之德一旦游歌於順適之地若不進戒恐王心或溺於宴安而虧豈弟之德不知求賢用士也□人君適意之時正人臣納諫之日登卷阿而遇飄風地勢既美天氣又和以豈弟之德遂游歌之樂宜有欣然聽納而何拂戾之有哉　旨要

或有以矢其音爲成王者非是緣此章朱傳以爲總序以發端總序者總一詩而序之也發端者發賡歌之端下三句見成王咏歌之終乃召公賡歌之始一詩之旨皆係於此所以謂之總序發端也中間發明成王當此之時其胸次直與天地同流所以召公繼其詠歌而以規戒之言進之也　矜式

成王歌之召公矢其音以和之自此以下皆公所矢之音也

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
賢君既得以享治安而自適於一已大臣尤欲其全壽命而
無異於前人寬閑豫暇之樂此賢君已致者也全其壽命而
克繼乎前人始終之美又大臣所期於賢君者也既即治安
之已致者咏美之復即壽命之能致者期望之大臣之所以
廣王心而歆動之者亦惟欲其慨慕之餘而深察乎致此之
本耳末後却深一步説人情於安樂逸豫之時每不能保全
其壽命有愧於前人善始善終者多矣召公於致其歆動之
中而深寓乎規警之意使成王能全其天之所賦而無異於
前人則能享安樂逸豫之休而無危亡短折之患矣豈弟君
子乃呼而告之之詞所以啓其聽也　矜式
伴奐以游優游以休則是當閑暇之時享和平之福此其已

然者也又當使爾終其壽命似先君善始而善終則所以保之於無窮也成王以持盈守成之主而欲似先公之善始善終則所以致此者必有其道矣此所以廣王心而歆動之也

解順

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

此召康公所以廣王心而歆動之之詞人多把豈弟君子做德看并下文彌性差說了更不詳玩上下傳釋蓋卷阿一詩自二章至四章皆廣王心而歆動之之詞下章乃告之以致此之由豈弟君子呼而告之之詞此章既言其極享有之盛故呼而告之又使之極宰制之盛也彌性者終身之謂極言者是也如此作方是朱傳本旨 斷法

賢君既有以統疆域之盛大臣尤欲其常爲神明之依御天

下之盛大者固可美宰神明於悠久者尤可期此大臣之所以呼其君告之者拳拳也　發明經旨與上章同末後深一步說幽不能爲百神之主則明不能爲萬民之主疆域之廣大非所有矣此大臣每欲其保全天之所賦而常能主乎百神則主萬民而統御乎天下所以歆動之者非徒然也　旨要

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天之眷吾君者甚厚則吾君脩德以全其天者固不容於不厚矣天於人君常欲扶持而全安之特患吾君脩德之未至耳康公之告成王謂爾之昭受天命未嘗不長也天之茀祿未嘗不於爾而安康也惟使吾君以豈弟之德保全性命之正則純嘏之常在爾者宜也蓋在天爲命在君爲性在天爲茀祿在君爲純嘏彌爾性則有以全其受命之長常爾純嘏

則有以全其福祿之康要在吾君自脩其豈弟之德而已矜式
人君福祿之盛既足以安其身又使之當常久而不變不惟
言其已然之福而又期其將然之福此周公所以歆動成王
之意也蓋享福祿之盛必思致福祿之由歌咏之間意在言
外成王得無所思乎三章之意皆同　主意
大臣之告君固願其以一身為諸福之會尤願其以一德為
諸福之本何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受命於爾乎長
茀祿於爾乎康亦可以為福之備矣而大臣愛君之心則未
已也必欲其以豈弟之德成君子之名庶幾一德格天而性
命之彌純瑕之常爾皆有之而無愧矣始願其得福之降終
願其有以為得福之實大臣之愛君何其至哉　旨要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容容卬卬

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

此詩下章言承上章言得馮翼孝德之助則能如此而四方以為綱矣上章言得賢以自輔如此則德日脩而四方以為則矣此可合一題蓋用賢進德而天下以為法則德無不備而天下有所統矣夫君為臣綱而為天下之所觀法者也而德者又所以為之綱而足法者也苟非賢才並用則無以進其德將何以為天下之法而繫天下之心哉此康公因成王伴奐優游而進戒者如此所謂引君當道豈後世阿徇為容逢迎為悅者哉其中馮翼孝德容卬圭璋聞望須詳細分而為則為綱亦須分別淺深　發揮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

以引以翼引如引君以當道之引翼如予欲有為汝翼之翼

呂氏所謂慈祥者能孝之人也所謂篤實者有德之人也得如是之人以引翼之則王德無愆王德無愆則四方以為法則四方以為法則則可以居大位而無忝受天祿而無窮矣

童子問

人君有馮翼孝德之助而用之以引翼所以興起善端涵養德性於內者也非有矯矯亢亢之行為天下之標的者然德蘊於內而人自仰之自可以表率天下故豈樂弟易之君子雍容順適不表不暴而四方自然以之為則焉　斷法

容容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

王者惟能備天下之德而後足以繫天下之心天下之心非可以力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故君為臣綱者分之常而天下以為綱者德之備欲天下以之而為綱惟豈

弟君子能之夫謂之豈弟君子雖一言而有餘而所以爲是豈弟君子則累言之不足外貌之容印也內行之純潔也遠之而有令聞也近之而有令望也表裏相符名實俱美必如是而後可以爲豈弟之君子必如是而後四方以爲綱噫四方以爲綱者以德不以力也康公承上章言得賢之助則其德脩而其致益大矣王而聞斯言也其可不盡禮賢之道乎

旨要

勝天下之大任者有天下之大德者也成天下之大德者備天下之衆美者也夫以一人之身而備天下之衆美則天下之大德可以成而天下之大任可以勝矣是故德莫貴於表裏之相符而尤難於名實之相副令外貌尊嚴內行純潔則表裏無異致令譽可稱令儀可望則名實無異觀矣夫如是

則德威仁熟足以爲豈弟之君子焉四方雖遠豈不以之爲綱哉苟或輕乎外而內有不純有其名而實或不稱則身不具夫衆美而能有天下之大德者未之有也不有大德而能勝大任者亦未之有也　主意

容容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

王者外有尊嚴之容而內有純潔之行則聞望之孚於遠近者善矣大抵感人之道在於脩身脩於身者莫難於內外之一致而感於人者莫難於遠近之一心苟徒矯飾於容貌之間而不能磨礱於德行之實則近之且無所法而何以聞於遠哉成王一德渾全衆善兼備外貌極於容卬內行粹於圭璋由是播而爲令聞則遠之者可以聞而知也著而爲令望則近之者可以望而法也內外無異致而遠近無異心其脩

身也至則其感人也深成王之盛德至善蓋如此　主意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

此二章本難合爲一題然强合之亦可作夫鳳凰之飛而集於所止以興賢才見用則能媚于天子鳳之飛而傅于天以興賢才見用而能媚于庶人夫賢者在朝而媚愛其君爰止之義也賢者之在四方天下觀仰而被其澤傅天之義也觀嘉瑞得所止則知賢才見用而有愛君之功觀嘉瑞其迹高則知賢才見用而有愛民之效夫賢才豈無致君澤民之心哉維在人君用之耳康公即鳳凰起興見得鳳凰必翽翽其羽而後能集於所止亦傅于天賢才必君之任用而後能媚

于天子媚于庶人與之取義蓋如此鳳凰非翽翽則不能集止而傳天賢才非任使則不能媚于君民　發揮

即瑞物之自適以興賢才效用而愛其君復即瑞物之自適以興賢才效用而愛其民致君澤民賢才之能事惟在乎人君用之而已大臣覩瑞物飛翔自適而託以起興者兩見焉亦惟感發乎賢君使有以遂賢才愛君愛民之心也言媚于天子則以鳳凰集所止先之言媚于庶人則以鳳皇之傳于天言之莫非歌詠其性情之自得取其音韻之諧叶爾　矜式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靈物之衆者以明時而安其所賢人之衆者為明主而效其忠人之賢者猶物之靈也靈物不輕於出而賢人亦豈輕於

用哉有太平之世而後靈物顯其瑞世之旹有太平之君而後賢人得以致其愛君之意鳳凰之羽翽翽也適際夫成王之時則集於其所止矣王士之吉藹藹也見使於成王之君則皆媚于天子矣鳳凰非其時則不見吉士非其君則不事即物起興而康公告戒之意深矣

主意

觀靈物之得其所可以知賢士之效其忠也鳳不輕出也遭遇太平之世則集於其所止矣吉士不輕爲世用也見用於君子之君則媚于天子矣即靈物之隱見以驗賢者之出處則賢者豈苟焉以事君爲容悅者哉

鳳凰治世則見而今有見其飛者且聞其有翽翽之羽聲焉是固可喜也然人情於罕見之瑞豈但以其適然之飛爲幸哉亦欲其於是而集且於是而止庶幾可以深慰其望耳不然飛而不集止則人

情缺然矣大賢之瑞世者國家常患其少令王之得士藹藹其多又皆吉德之士可謂盛矣然必遇君子之君以使之則君臣合德皆盡其所以忠愛天子之心若使雖有此吉士而君非有此君子之德則不足盡其用矣又安能使之同心以效忠愛之用哉 旨要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

靈物有瑞世之資善類有濟世之澤使翽翽之鳳而不傳于天孰得而見其瑞彼藹藹之士而不命于君亦孰得而蒙其澤哉康公以是爲成王告成王於此可不汲汲於求賢乎 主意

比與題似比而非比凡託興之詩皆只是兩股必守朱傳口氣 斷法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上章通下章言之則爲興就上章言之則爲比如以爲比則
鳳凰者賢才之喻高岡者朝廷之喻梧桐者賢君之喻朝陽
者明時之喻也鳳凰之鳴高岡猶賢者之在朝廷也梧桐之
生朝陽猶賢君之馭明時也鳳凰非梧桐不棲猶賢者非遇
明君則不仕也非朝陽不鳴猶賢者非遇明時則不出也維
其有菶菶萋萋之盛是以有雝雝喈喈之和則其一時感會
之機蓋可想矣　高岡非潛伏之地朝陽乃明盛之處賢者
出而逢明君致治之時也其相遇之盛既如此必君盡其禮
猶梧桐之菶菶萋萋臣得展其所蘊猶鳳鳴之雝雝喈喈其
相與之盛當如此令而賢者集於王朝矣禮意之隆則有望

於成王也　解頤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

鳳凰非梧桐不棲猶賢者非明君不仕也今鳳凰鳴于高岡值梧桐之生于朝陽以鳳凰而得梧桐以梧桐而棲鳳凰一時遭遇之盛如此故梧桐之生者菶菶萋萋賢君之禮意似之鳳凰之鳴者雝雝喈喈賢臣之得展所蘊似之有高岡朝陽之相值遇則有菶萋雝喈之契合矣康公以是告戒成王者蓋欲成王益知所以盡求賢之道也　上是君臣之相遇下是君臣之相與皆是歌詠形容一時之盛如此　斷法

物有以動相感之機又有以極相得之意明乎此者可以論盛時君臣之遇合矣何也鳳凰非梧桐不棲賢者非禮聘不至以朝陽之梧而來高岡之鳳亦猶以明君之禮而致高世

之賢相感則亦有然者矣使梧生不能以極菶菶萋萋之盛則鳳鳴亦安得以極其雝雝喈喈之和吾君苟欲衆賢之極其和亦必使禮意之極其盛庶幾向之相感者至是而愈相得焉斯其爲泰和之氣象也歟　主意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人君之富足以待天下之賢詩人之辭無以盡賡歌之意蓋必有待賢之禮而後能致賢才之用令君車馬之富如此固足以爲待賢之禮矣爲臣者復何言哉故矢詩之辭不多維以繼王之聲而遂歌之耳　主意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言民之勞苦甚矣庶幾其少安乎京師者諸夏之本維當惠

此中國以綏安乎四方也也小人爲惡内則詭隨以悅其君
外則寇虐以害乎民皆所謂無良也非詭隨無以媚上而爲
寇虐之本非寇虐無以威下而遂詭隨之志詭隨者柔惡之
所爲寇虐者剛惡之所發茍不禁而絶之則是不畏天之明
命也而可乎柔遠即綏四方之謂能邇即惠中國之謂遠者
懷而安之邇者順而習之即有以定王室矣　解㫁
敬愼威儀以近有德
敬愼威儀欲其脩身也以近有德欲其尊賢也脩身以爲之
本親賢以爲之輔則必不至於縱詭隨而爲寇虐矣　解㫁
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輯者和也言於天理無所逆也此民之所以洽也懌者悅也
言於人情無所咈也此民之所以定也　解㫁

先民有言詢於芻蕘

古人所以詢及芻蕘者誠以淺近之言至理存焉不可以其人之賤而忽之也況於僚友之言其可忽而不聽乎　解㕙

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

天之開民如壎篪之相和壎唱而篪和言必應也如璋圭之相合二璋以成圭言必同也如往取物之必得如手攜物之必從也攜而必從非別立一道以增益之也因其所固有耳牖民之道其易如此上之化下其道獨不然乎　解㕙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大德之人所以爲君之藩籬也萬民之衆所以爲君之垣牆也國之强大者所以爲君之屛蔽也族之强盛者所以爲君

之楨幹也同姓之宗子又所以為君之城也五者皆君之所恃以為安也而德其本焉人君能維德之懷則得是五者之助而安矣不能維德之懷則失是五者之助而不安矣不安則同姓先有離心而城壞城壞則藩垣屏翰皆壞而獨居獨居而禍亂之作斯無日矣豈不可畏之甚哉　解順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

王者多助之至要在有德而已君能有德則助之者何患其不多哉德不足以服人則親戚叛之而何以得助於人哉故藩也垣也屏翰之與城也皆王者之所宜有然吾君之所恃以為安者有德以為之本彼五者特君之助耳噫王者其可以不務德乎　主意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

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天之怒不可不敬也汝其敢戲豫乎天之變不可不敬也汝其敢馳驅乎昊天曰明及爾出王言一出入之際而天必與之俱也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言一動息之頃而天必與之同也此所謂陟降厥士日監在茲也此君子之學所以必戒懼慎獨之爲貴也 解順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

天者理而已矣遏人欲者即所以存天理理在則所以敬天者亦在是矣天怒不可以不敬也吾則無敢戲豫焉天變不可以不敬也吾則無敢馳驅焉遏其欲而理自存天下安有外理而求所謂敬天者哉 主意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

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愚人之所以益愚者以其有稟賦之偏而又無學問之力也哲人之所以不愚者以其所稟既異於人而又有省察克治之功也今而曰靡哲不愚曰亦維斯戾則是既不能省察於幾微之際復不能克治於著見之後其為反常也大矣 解頤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

古之君子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故觀其外者可以知其中也德之在心者固隱微而難知威儀之在身者常顯著而易見故威儀者德之隅也密審於威儀者其德必嚴正也譬之宮室之制外之有廉隅者豈不足見其内之有繩直也哉欲知君子之德維於君子之威儀觀之 主意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命遠猶辰

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人知維知乎道德有自然之應則所以致警於施設容貌之間而使之可以爲天下法者不容已矣人心之所同者理而已故能盡至貴之人道則四方皆以爲訓有直大之德行則四國皆順從之此理之感應初不必強也知人之師慕道德者一出於自然則夫居於斯民之上而欲可以爲斯民之法又安得不大其謀謨定其命令而爲久遠之規以時播告且敬慎其威儀以爲視效之實哉蓋謀謨命令與夫容貌威儀是乃人道之當然而德行之至著者也使在人有取法之情而在己無可法之實其何以爲民上哉此武公所以孳孳自警也　矜式

盡人道脩德行則四方皆訓從之四國皆歸順之此是泛言

大凡人能如此則其效如此謀謨命令容貌威儀乃是詳言
爲君之道當如此故必如此而後無愧於天下之法也 斷法
君子脩於已者爲兩盡而天下之應大當知施於事者非一
端而斯民之法同於是見古人自警之意深矣是故天地之
性人爲貴人能盡人道則四方以爲則有覺德行則四方順
從之脩於內者兩盡而天下之應大矣知乎此必當大其謀
謨定其命令遠圖時告敬慎威儀然後可以爲法於天下也
豈非施於外者非一端而斯民之法同乎 發揮
君子脩身理國之道何其詳且盡如是也始而及道德之效
中而詳理治之方而後以盡夫臨位之道者終之君道治已
旣參錯並言而各要其極非嚴於自脩者能如是乎 旨要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天地之性人爲貴故莫强於人道人道者何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道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有盡人道者則四方以爲訓蓋人道天下之所共由也此且是泛言見得人道爲天下所同法却說吾君若能行道有得充積至於直大直大只如盛大之意則四方之國爲得而不順從哉無他以此理爲天下所同故耳　斷法

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以謀謨號令播告於下此以言教者也敬慎威儀而可以爲法於民此以身教者也爲國君者固當以播告於民尤不可不以吾身爲下民之準則然以言教者其事實繁謀謨當大而不可小當遠而不可近命令當審定而不可易播告必以其時有一不謹皆非所以示民以身教者其道甚簡只存一

敬心而威儀不至僭差民自仰望而則效此武公自警之辭旣欲其求之於政令之間而復維反之於身心之爲切且要也求之政令者不可廢反之身心者乃政令之本也　斷法

夙興夜寐洒埽廷內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遏蠻方

夙興夜寐脩身之事也洒埽廷內齊家之事也身者民之主家者國之則身脩而家齊是豈不足以爲民之章乎車馬所以安身也固不可以不脩弓矢戎兵所以防患也尤不可以不戒在我者旣不至於妄動則在彼者亦不敢以輕侮此又治國之要也詳於內而不遺乎外謹乎大而不忽乎細地有遠近之不同而慮之無不周事有常變之不同而備之無不飭此所以爲訏謨定命遠猶辰告之實也歟　解晦

古人先內而後外其所以謹飭內治而表率百姓者不敢不勤至於禦外患則維車馬器械以致其警戒預備之意求以遏遠之使不可相犯而已 夙興夜寐猶言念玆在玆無一日不務乎此無一時不在乎此蓋治內之道不可有所怠弛當常以爲務也治外兵戎之具則維不敢不備恐不虞之患至蠻方之當遏遠而已上股是無不勤下股是無不謹要祖朱傳應無不周備無不飭然有先後輕重焉 斷法

政勤以率民脩武以服遠內外之政兼脩巨細之事畢舉應無不周備無不飭所謂訏謨定命遠猶辰告者於此見矣 主意

夙興夜寐洒埽廷內維民之章

國君所以係斯民之觀瞻者要不可忽其小者也事之小者人情之所易忽而不知莫顯乎微乃斯民觀瞻之所係武

公於寢興洒埽能致其謹焉則爲民之章也宜哉　主意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愼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賢君於治國脩身之事旣知所以自警而警言之戒尤嚴也夫治民守法而爲外患之防此治國之事也謹言飭行以求盡善之美此脩身之事也然人之一身言與行固皆爲盛德之符而言語尤易過差欲脩身者尤不可不加謹焉此武公自警之作所以詞丁寧而意深切始言治國之事欲施於外者無不謹也繼言脩身之事欲施於已者無不謹也末復深喻言語之失難救則所以自治愈密矣此題不必串合只就武公自警上逐節發明　拎式

治民守法而預防意外之患愼言正行而尤戒失言之愆夫

爲治之道有本有末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亦未有守身無法而能用法度者也故言行能謹己之身正矣則推之治民而民治謹侯度而法度自有不違旣謹於人民法度之間又謹於動靜語默之際庶可以少過矣其中如言行君子之樞機南容三復白圭皆可引用　治民守法防意外之患比治國之事謹言語敬威儀此治身之事然治國本於脩身脩身之道尤莫切於謹言故特申言謹言之事而拳拳於白圭之戒也脩身切於治國謹言切於威儀故立言之間一節深一節　主意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愼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

君子於治國脩身之際蓋無所不用其誠也諸侯之有國莫大於治民守法尤莫大於行脩言謹凡是數者豈可有一之

不誠哉武公之自警也人民則欲其質侯度則欲其謹而且有以防意外之患矣又謹其出話敬其威儀使之無不柔嘉焉質不足以盡之而曰謹謹不足以盡之而曰敬曰慎其於治國脩身之際所以盡其誠者若此斯其爲睿聖武公歟聆武

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言行皆君子之所當謹而言尤所當謹也何則言之發也常易故其失也常多能謹其言則必能謹其行矣故武公之自警也始則謂爾之出話當慎爾之威儀當敬一言一行要當使之無不柔嘉可也又曰玉之玷缺尚可磨之言語一失莫能救之是則言之當謹又有甚於行之當謹者也口無擇言則身無擇行矣君子可不知所自謹哉　主意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天下之不可不愼者言而已至貴者莫如玉易發者莫如言然玉而有缺猶可以使之全言而有缺則無以救其失豈可以不愼乎況玉之爲白圭者其爲寶也大矣然其玷缺而不磨則亦何傷於天下之利害哉言而有缺則身之安危民之休戚無不係焉豈不甚於白圭之爲寶也哉況玉之玷者可磨而言之玷者不可救君子而有悟乎此其謹於言者當何如哉　旨要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於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言之不可輕也以舌之不可捫也言之不可苟也以其易致差失也不可放也且天下之理孰有言而不讎者乎孰有德

而不報者乎朋友輔我者也庶民則傚我者也小子師法我者也而皆有以順之則子孫繩繩謂後有以繼乎前也萬民靡不承謂下有以承乎上也此皆謹言之效也　解丽

此承上章慎言之意而戒其言不可輕出而章末又言謹言之效以歆動之無易由言者戒其不可輕易也無曰苟矣者戒其不可苟發也至於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其言愈切而其戒愈至且天下之理無有言而不讎無有德而不報者惠順也承奉也一至順之理此感則彼應朋友者同德之人固當惠順之庶民小子亦當惠順之則人之承於我不惟承於我之身雖至於子孫繩繩之久而萬民靡有一之不奉承者矣皆謹言之效也　旨要

舉事之當然以明謹言之要必舉理之必然以明謹言之效

夫言語之發吉凶禍福之所繫也苟言語一失禍患隨之故不可以不謹也如易中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如南容三復白圭能謹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程子之箴皆可發明　大抵言語之間易於發而不可苟其言巳切矣至於莫捫朕舌言不可逝則其意愈切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理之必然者也苟能謹其言而惠於朋友卿大夫及庶民小子之衆遠而言之則子孫繩繩大而言之則萬民靡不承皆極言其效之大也　發揮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輯柔爾顏以下言脩飭於顯明之處也相在爾室以下言戒懼於幽隱之時也神之格思以下又言神之體物而不遺也

夫維神之體物而不遺此所以雖人所不睹不聞之處尤當戒謹恐懼而不可忽也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此自君子之戒懼言之也微之顯誠之不可揜此自鬼神之體物言之也至此則不特無愧於人亦且無愧於天矣　解關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

君子之自脩者尤戒懼於幽隱之時也人之常情脩飭於顯明之地者易而戒懼於幽隱之間者難方其與君子爲友亦能使顏色之和不至有過失之愆而暗室屋漏則有不然者矣故君子必加存養之功也　主意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

言爾爲人君之德當使無一事之不善無一事之不嘉容止

之不可以不慎威儀之不可以不謹不僭則於事無所差不賊則於理無所害夫如是鮮不爲民之則矣投桃報李言理之必有者以勉之也彼童而角言理之必無者以戒之也夫昧之以理之所無者將以淆亂汝也而豈可以莫之察乎解斷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

辟君也自他人而呼之也言君之爲德必當使之臧善而嘉美然其用力之處必於一身之動而防閑之君於容止之間淑善而謹慎使威儀無所愆過可也若動止不慎儀容有愆則其德之不善可知矣制其外所以養其中也夫子告顏子爲仁亦曰非禮勿動斷法

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彼荏染柔木則可以緡之絲矣此溫溫恭人則亦可以爲德之基矣基者堂宇之所由以立溫恭者亦德之所以成也彼明哲之人告之以善言則順而行之此愚昧之人告之以善言則反謂我爲不信人心之不同如此吁可嘆哉　解順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

武公老矣而使人謂其小子未知臧否可謂不自盈滿矣只此便見其溫柔之意言示之事諭之明也言提其耳告之切也告之者既明且切則宜其有警矣而猶不之覺何哉借曰未有知識則亦既抱子矣況耄期之年乎則是宜有警也未而曉之曰凡民苟不自盈滿而能受教戒則豈有早知而反莫成者乎其所以自厲者深矣　董子問

慨嘆以啓其聽既備言其教不倦之詳即遐莫以警其心

復欲其知謙受益之效　旨要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

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四嶽之佐唐虞不惟總方嶽之諸侯抑且奉嶽神之祭祀則

其有功於神人大矣故嶽神享之愈久而不替其在於周則

其神靈和氣之所鍾既生甫侯於前復生申伯於後甫侯之

生有以佐穆王於耄期之時申伯之生有以佐宣王於中興

之日甫侯之訓刑申伯之番番要皆足以為周之植幹四國

其有不賴之而屏蔽者乎四方之人其有不賴之而宣布天

子之德澤者乎　解題

地勢足為天下鎮而靈之鍾於人者遠賢臣同為國之重而

才之見於用者周賢才繼出而皆足以固王國而宣德澤由地極崇高之勢而生賢無間於古今也詩人推本親臣之生而必於其同孕神靈之美同任事業之隆者致意焉所以見言之者有徵耳中間亦只是其生也有自來其出也有所為之意但於甫與申上須提掇明白　矜式

宣王之舅申伯出封於謝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故推本申伯之生以為嶽降神而生之且併昔穆王時作呂刑之甫侯言之此申明申伯之生也與甫侯同生於嶽之降神其出也皆有功於周室所以深著其美也夫山之尊者生賢無間於古今人之賢者成功無間於內外推之於古而驗之於今生於古者既以非常之人而建非常之功則生於後者其賢可知矣申伯之為周翰內而四國于蕃外而四方于宣如此分

說然後有條理而不紊　主意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國之所以爲國者人也觀地之靈者可以知人之傑矣天將昌其國之氣運必先昌其國之人才人才之傑然者相繼而出夫豈偶然之故哉是必有以參天地之化鍾山嶽之秀其生也有自來則其出也有所爲理固然也　主意

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王者命賢臣繼先世之緒而示法於一方故大臣任封建之制而肇基於後世夫賢臣勉其德則足以繼前人之事而爲侯國之儀刑矣此封建之命必專任於大臣而成功欲以持守於悠久者不可以苟完也申伯之先蓋嘗爲諸侯而諸侯

之所取法也則欲纘其先世之事者亦惟使之爲法於諸侯耳然諸侯之取法者何法其德之勉勉者也申伯之德其足以立國者如此則宣王命召伯以成其封邑自不容不以垂於遠大者責之召伯封建之功無窮宣王封建之恩不泯矣其待親臣之厚如此

旨要

申伯以元舅之親世德之懿而即封于謝宜也召伯王朝之大臣乃任版築之責而不以爲勞也蓋大封之禮召公實世掌之則其上承天子之命下慰羣黎之心亦其責之不得辭也申伯之宅既定則不惟一世之安而申伯之子孫亦得以世執其功矣

解順

胥君命大臣以繼先世之業欲其爲法於一方俾命其同列以成封國之功欲其可傳於後世申伯有佐成中興之功宣

王命以出封于謝國欲其爲法於諸侯然後繼其先世者亦以廣召伯任封國之寄當往營城邑之際宣王命之也尤欲其可傳於後世而不可爲苟且之謀此可見其待申伯之厚也　主意

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王者之待其臣何其期之者遠也所謂故國者以其有世臣之謂也而所謂世臣者豈一朝一夕之功哉宣王之封申伯也命召伯以定其宅此亦一時之事耳乃因召伯之登是南邦也而期之以世執其功焉則其望之之遠可知矣　旨要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徹土田王者之大法故以命之大臣遷私人王者之私恩故

以命之傅御土田徹而國制定私恩遷而家道成則王之所以待申伯者厚矣　解頤

君命專有所託而開大臣封國之基必各致其命以任大臣就國之務王者之封建親臣蓋以儀刑諸臣託之耳則其就國也又安得不各命夫臣以制其田而遷其私人乎此章凡三言王命見得宣王之待申伯恩意備至所以吉甫歷述以爲贈行之詞　孫式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

大臣籍同列以致其城邑宗廟之成賢君命大臣而賜以車馬服御之美蓋車馬之賜所以美大臣就國之儀也故必同列成其城邑宗廟之制而後賜焉詩人歷紀以爲贈行之辭

所以表賢君禮遇之厚而立言固有序也　旨要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

王者之待大臣何其厚也凡其所居之國必命重臣以營之作邑之未幾而作廟之已成則不徒褒之以功而且教之以孝其所以待大臣之厚於此可見矣　旨要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即儀衛以爲賜而必表夫封國之美即瑞玉以爲賜而傒期夫保國之長此賢君寵異乎大臣者然也　兩股平作中間却謂宣王封申伯于謝其擇之審矣所以愿其保障於無窮庶幾不失分封之初意車馬之賜一時之榮耳介圭之賜則歷世之寶也　矜式

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

此言申伯啓行之時方行則有餞送之誠在道則有供億之備送行之禮盡矣謝于誠歸者誠歸于謝也語倒如此 上言徹土田是井其田以授民人此言徹土疆則取井田十一之賦以爲餱糧而供一時之用耳 疏義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番番者言其才德之武勇嘽嘽者言其儀衛之衆盛才德之武勇固足以爲國之榦儀衛之衆盛亦所以爲國之光豈不顯哉此申伯乎以親則天子之元舅以賢則百辟之是法則其位望之隆重而名譽之彰著亦可想矣 解頤

大臣有武勇之才而人心樂於得所依大臣備德望之美而賢才皆知有所法人心之倚賴乎大臣者初無彼此之間故申伯以番番之武勇徒御入于謝而周人皆以爲慶其才力之足恃也如此然才力未足以爲申伯美也以不顯之德而又爲元舅之尊不特武士法之而文士亦法之才全德備申伯其賢乎哉人心樂得所依者大臣才力之勇賢才皆有所法者大臣德望之隆　矜式

番番武勇貌申伯之才力如此嘽嘽衆盛貌申伯之儀衛如此翰之爲言榦也依之以爲安也不顯者申伯之德甚顯也周人見申伯之入于謝其才力儀衛之壯盛如此乃喜而相謂曰汝今有此良翰矣然申伯之才力豈徒爲是番番然者其盛德之顯也是我周王之元舅而文武之士皆以之爲法也

蓋觀其才力儀衛之盛而致其賀者謝人之所喜而周人同之也必原其位望儀刑之盛而著其美者正周人之所以為謝人喜也申伯出封于謝吉甫作詩送之而言及乎此所以見才德之全而謝邑之封内外之所以悅也　斷法

申德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古人之所謂贈送者非誇多鬬靡為諛佞之說也既稱其德又稱其才又稱其名惟如此而後作詩贈送且自稱其文之美焉夫所以自稱其文之美者豈非以其所言之稱情而非溢美過實之謂哉蓋大臣旣有美德以治天下而成其名詩人當有嘉言以贈大臣而申其美夫仁者贈人以言然自稱其言之美者以其所頌詠皆稱情之言也非申伯之德盛而

才美無以得吉甫之詩非吉甫之詩碩而風好無以發申伯之令德此所以非獨稱申伯之德而且自稱著其名而稱其詩也 發揮

大臣備和正之德而治效足以彰於天下此同列自信其歌詠之美而贈予大臣者無愧也夫德以和正爲貴而治效之遠聞者是德之致也同列贈行而歌詠作爲亦是德之發揚耳此所以自信歌詠之美而贈遺之得其人也 大凡無實之言雖鋪張宏麗未敢自以爲美惟大臣之德蘊於己者無偏勝之患敷於治者有遠及之功則既有可美之實而美之者非溢美矣詩章之作不求其美而自美舉以爲贈非虛言也 矜式

他人之柔順者或流於邪媚申伯不然所以功名著於天下

故吉甫贈之以詩皆因四國之聞紀其實而非過譽自稱為吉甫是蓋自負為作者非申伯不足以當之也柔惠柔德之善也直剛德之善也其德剛柔相濟故能揉治萬邦而名聞著於四方之國此吉甫之詩所以不容不作也其詩之事則甚碩大其風之聲則甚美好蓋同列之相知已深申伯足以當此誦故以此贈之也須發明以贈申伯之意　旨要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

古者大臣脩諸己者有全德故治乎人者有廣譽至難全者己德也至難叶者公論也令申伯之德既柔惠矣而且直焉以其脩己之功施諸治人之政萬邦悉歸於揉治而四國皆歸以令名噫全德之所在者公論之所歸也吾於中興之申伯見之　旨要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有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
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天監有周謂上天之明命有以視於下也昭假于下謂宣王之明德有以格于天也惟天子有昭明之德故上天有保祐之命惟上天有保祐之命故賢佐鍾粹美之德則其天性之本善者雖賢愚之所同而其氣稟之獨厚者乃賢哲之所以異於人也　解頤

上天均此法而斯民性情之善無不同上天祐乎德而賢佐氣稟之鍾爲特異以凡民之生而上天所以賦予之者猶若是其均且厚也况其君德之所感而上天特爲國家以生賢其稟賦又豈與凡民之生例論哉斯民性情之皆善者上天賦予之常賢佐氣稟之特異者上天眷祐之至人君能以昭

明之德感格于上天則鍾其秀氣於賢佐始生之初全其美德於賢佐已生之後莫非上天眷祐之隆而貴賤賢愚之稟於是乎有間矣　程式

天之生衆人也物則均賦故性既善而情亦善衆人之生如此而況天之監視有周能以昭明之德感格于下特爲保茲天子而生仲山甫爲則所以鍾其秀氣而全其美德者又非特如凡民而已也蓋天生衆民其性情之善無不同其生大賢也其眷命之厚爲獨異孟子性善之說以至孔子之贊皆可引結　發揮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形色天性也天生此衆民有是物必有是則形具是性故也民秉是彝常之性故其情無不好懿德者性發爲情故也情

有善有不善然就其發於性者言之則但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故但好懿德而他無所好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先儒政以此解　斷法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令儀令色者輝光之著於外小心翼翼者嚴敬之存乎中古訓是式者學問以致其知威儀是力者進脩以力於行四者體之所以立也天子是若明命使賦用之所以行也蓋備舉仲山甫之德也　解順

大臣能盡學問進脩之道故能展致君澤民之敎仲山甫之德柔嘉不過於其則表裏克盡於柔嘉於古訓則式之於威儀則力之所以脩其身者無不用其極以之致君則祗若王

休而不違以之澤民則布宣王命而不匿本諸操脩若旣如彼措之事業者又如此非山甫其孰能之 旨要

所責乎大臣之全德者始於脩身極於平天下而誠意致知之功畧矣大臣佐天子以理天下非全德備美何可勝其任哉今觀仲山甫之德雖極柔嘉而不過於其則可謂德之全美者矣夫其成德之全必其用功之至也儀色之俱善其脩身爲何如也小心而翼翼其誠意爲何如也式古訓而力威儀則所以致其知者又恐無以爲脩身之本也山甫之德若是則順君布令以平治乎天下者要皆是德之發而措之事業者也若山甫者其殆明德新民而止於至善也歟 主意

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有表裏柔嘉之德有學問進脩之功則致君澤民之事業特

舉而措之耳

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古之大臣惟能盡脩己之功而後盡事君之道　主意

古訓是式威儀是力

有學問之益而又深致其進脩之功則大臣之德盛矣世之欲力行者固不可不先之以致知然致知而不知所以力行則學問之博者亦徒博矣曾何益於進脩哉　主意

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大臣之致君正將以澤民也人君號令之得失生民休戚之所關爲大臣者固不可不竭其奉命之誠尤不可不謹於布命之際命非明命則天下有不被其澤者矣而顧可輕於賦哉仲山甫固能天子之是若然使賦之命必明命而後賦焉

於將順之中未嘗無匡救之意斯其爲致君澤民之大臣也歟　主意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式百辟而侯國有所法保王躬而君德賴以成司政本而王命有所寄此皆自其已然者言之也至於賦政於外則正指築城於齊之事而言故曰四方爰發兼以其效言之則所以期望之者至矣　解頤

此章備舉仲山甫之職夫山甫之職外則總領諸侯而式是百辟內則輔養君德而王躬是保入則典司政本而爲之喉舌出則經營四方而賦政於外是以一人之身而內外出入無所不兼也時之人長於此者或不足於彼專其一者或遺

予二鮮有能兼內外出入之任者然山甫之所以能如此者

亦豈徒然哉首章言天監有周而生山甫次章備舉其德此

章備舉其職職之無不盡者以德之無不全也只此意發去

自可成文矣　發揮

詩人欲表人君責任之專是以備舉大臣職任之重人君任

使之際付託得其人則以一人兼數事而有餘苟失其人則

一事任一人而不克此宣王之於仲山甫不以職任之繁而

專命之也詩人揭王命仲山甫一言於先而備仲山甫之職

於後所以見宣王之命非仲山甫莫能勝也　衿式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

大臣之職外則總領諸侯內則輔養君德總領諸侯者所以

致君命輔養君德者所以繼先事也　總領諸侯而輔養君

德者大臣之職也能稱其職則所以奉王命而繼祖功者在是矣　主意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此肅肅然城齊之命惟仲山甫爲能將而行之邦國之有臧否亦惟仲山甫能明之明哲保身者保身之智夙夜匪解者事君之忠惟其有保身之智所以能明邦國惟其有事君之忠所以能將王命未有不能保身而可以事君者也未有不能事君而可以治民者也此明哲保身所以爲事君治人之本也　解順

奉王命而察民情者大臣之能事要必知足以守身而後勤有以忠君也忠君之事莫大於奉行其號令審察其民情之

臧否耳然非知之盡而不失其身則何以爲忠君之本哉

就中提出明哲保身作則有精彩而上下意脉亦貫通　孫式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

奉君命者固大臣之職審國計者尤大臣之心大臣一身天下之所倚賴上而君命之從違下而國計之得失皆於大臣觀焉苟能奉承君命而於國計曾不加審則亦何取其爲大臣哉仲山甫於肅肅之王命固奉將而不違矣然非徒奉命而已必念夫君之所以命我正欲爲邦家計耳凡邦國之若否有以瞭然明之庶幾無負於君命焉耳不然君命我以定國我乃不能體君命而有益於國則所謂奉承君命者不過事是君爲容悅耳豈大臣以道事君之謂哉　主意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

以王者制命之嚴重之以大臣奉命之謹則功之成也易矣王者當中微之後將以立一代宏偉之功此豈志氣頹惰者所能哉要必有激昂振起之規形之於發號施令之際肅肅其嚴不可玩視則固自有足以竦動人心興起世道者矣而况大臣又有以奉宣於其下者乎噫上有制命之英主則下有承命之重臣其易於成功者宜矣　主意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知以守身忠以事上大臣之道備矣苟知不足以守身而忠不足以事君豈大臣之道哉　主意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明於理而察於事則大臣之所以守身至矣守孰爲大守身爲大而大臣之所謂守其身者要必非偷以全軀之謂也理

無不明而是非不至於乖謬事無不察而設施不至於過差若然者豈不足以保其身哉以是知吾身乃理事之統會而理之與事又皆吾身之所發揮心有所見則身無所失矣主意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常人之情因物有遷而惟君子之守則不以物情之異而或變上章言仲山甫明哲保身明者明於理體之所以立也哲者察於事用之所以行也既能明於理又能察於事則其賦政于外也亦惟視事理之可否何如耳柔者豈得而茹剛者豈得而吐哉惟不茹柔故不侮矜寡則可以惠鮮之固所以行吾仁也惟不吐剛故不畏彊禦則可以遏絕之亦所以示吾勇也然則山甫之保身豈枉道徇人之謂哉 解[illegible]

即衆論以美大臣不徇於強弱之勢故指其實以見大臣不徇於強弱之人徇於強弱者衆人之通論不徇於強弱者大臣之獨能也詩人即彼形此之餘而尤必指其可驗之實所以稱贊大臣者深矣　此題只從剛則吐之分截則必遺了不侮矜寡兩句故今自剛亦不吐分截乃發明朱傳不茹柔故不侮矜寡不吐剛故不畏彊禦之意明白　人惟守於中者一以正而無所偏故知交於外者一以正而無所徇參諸人言之常固足表大臣之異驗於行事之實尤足以見大臣之獨能者非虛也　矜式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常人有所役於物而大臣無所徇於物則其全德可知矣主意

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仁義之用大矣而君子必於其實觀之也斯人之在天下有強有弱弱者人情之所侮強者人情之所畏今觀大臣弱者則有以施吾之仁而強者則有以施吾之義焉人固謂大臣之不可及者若此而豈知其固有以驗其實乎物之柔者不茹物之剛者不吐不侮矜寡即其所以不茹柔也不畏彊禦即其所以不吐剛也即其實以觀之而大臣仁義之用爲可知矣

主意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儀度圖謀而後言者所以爲知德之至愛而恨其不能助者所以爲好德之深斯德也固人所同得也然得之於天者衆人之所同而舉之於己者仲山甫之所獨何以見其獨也人

莫不有是儀色也而仲山甫獨能令焉人莫不有是心也而仲山甫獨能翼翼其敬焉人孰無古訓也而仲山甫則是式焉人孰無威儀也而仲山甫則是力焉此即其舉德之實也觀鮮克舉之之詞衆人惟致其不足於人觀愛莫助之之詞詩人惟致其不足於已則山甫之舉德固可謂賢而詩人之知德好德亦可謂賢矣舉已之德者所以立本補君之闕者所以致用即上章所謂能保身而後能事君者也　解頤

因論德而推其獨能者同列之至情故事君而致全德者大臣之能事觀大臣能舉其德而知衆人常徇於言論之易同列徒致仰慕之深則其全君之德亦豈他人之所能與者哉舉此德者大臣之獨能全君德者亦大臣之獨能也非同列相知之至安能及此　以常情而論德凡民固不能舉以尹

吉甫而觀德則知惟山甫能舉而已不能助之所以王職有闕亦惟山甫能補而他人有不能此山甫之所以異於凡民也　旨要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

人孰不以為德之輕也如毛而能舉者惟仲山甫一人而已雖有愛之之心而莫致其助之之力愛德者秉彝好德之良心而莫能助之者山甫無待於助而亦豈人所能助哉噫言之非艱行之惟艱人能言之山甫獨能舉之此山甫所以異於人而人之所以不能有助於山甫也歟　德者人之所同得是豈果難舉哉言之以為易者每見其難於舉而舉之不以為難者正無待於人之助故君子之所以異於眾人也　旨要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

論德固衆人之所同舉德實大臣之所獨此知德之君子所以深致抑揚於其間也天下之理言之非艱而行之惟艱彼惟輕於此德故能言而不能舉者在衆人而皆然此惟深於知德故能舉而不待助者在大臣惟獨然然則大臣之所為豈衆人所可能哉　旨要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觀儀衛之盛而不欲大臣行役之跡久於外表詠歌之美而惟欲大臣受君之思得所安大臣以愛君為心行役而久於外豈其心之所安哉此同列詠歌之作所以釋其心之所存而安之雖自說其詩之美可也　矜式

因車馬之盛見大臣之行而不欲其久於外故必極詠歌之美以慰大臣之遠思大臣受命以出雖其所職然保王躬補王闕豈能忘於懷邪故吉甫不欲其久於外者此也山甫之永懷者此也於是以此慰其心焉大臣非特同功一體又同心同德故其相知之深相勉之至其篤棐之心見於詩者如此

主意

四牡騤騤其盛八鸞喈喈而和此山甫徂齊之時也其速於歸而無深長耶吉甫於其行而作詩以送之穆如清風鼓舞動盪亦使披拂於清風之微而少致其懷思之意故以此而慰其心耳蓋遠於君而憂思之深者大臣愛君之心也探其心而告語之切者又君子愛人之心也大臣愛君之心不忘於車服出使之時君子愛人之心每發於歌詠相歡之際

斷法

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大臣之心專在王室同列固不容無以慰其心也　主意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

受命者臣事君之忠親命者君待臣之厚纘戎祖考欲其無愧於親也無廢朕命欲其無愧於君也夙夜匪解勉之以勤也虔共爾位戒之以敬也朕命不易示之以信也榦不庭方以佐戎辟又欲其有以敵王之愾也　解順

梁山韓之鎮也美韓侯而言維禹甸之因地域而推前聖之功也其下則述王命而致丁寧之戒也詩人反覆於王命之重不一其辭者所以美韓侯之職業為甚重也韓侯苟能無

愧於王命則亦可以無愧於禹功矣　　主意

上股封之使繼其世官下股戒之使脩其職業首稱梁山爲禹之所治則所封之地蓋非尋常之所而榦不庭方以佐戎辟亦爾職之所當爲　要提出三箇命字分曉重在王親命之夫韓侯者武王之後也方其卽位之初而受命於天子雖委他人以命之亦可也宣王特從而親命之何其不憚煩也哉蓋韓侯爲同姓之親庶幾其能纘祖考之業而移孝於忠不至於廢棄王命焉爾使其受命之初而不蒙親命之寵則以將以疎外爲嫌且將忘其祖父之業而今日之命他日亦怠而廢之矣故宣王申戒之辭若曰汝當無廢朕命夙夜之間匪解怠以敬恭爾之職位若夫朕之所以命爾者則確然一定而不可改矣爾可不榦正不庭之方以佐爾之君乎此

汝職業之當脩者也　旨要

舉前聖所治之地以美諸侯旣欲奉王命以盡繼世之孝尤欲敬王命以盡事君之忠也夫爲諸侯之道豈有出於忠孝之外哉苟有慊於忠孝即有慊於職矣　主意

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

諸侯之欲盡其忠孝者亦惟自勉於職分而已忠孝者臣子之大節而勤勞者臣子之至情盡其忠孝於君親而惟致其勤勉於職分焉耳　主意

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元衮赤舄鉤膺鏤鍚鞹鞃淺幭鞗革金厄

韓侯盛其車馬而入覲其以封圭合瑞於王可謂能守其世寶則王賜以儀衛之盛以見其恩寵之厚也　旨要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侯氏燕胥

提出上四句表餞者為顯父則知非凡人稱酒為百壺則知非薄禮其燕者既盛其贈者又盛當籩豆具陳之際韓侯可謂榮矣其有以得此亦必韓侯有以取之矣　旨要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黃羆

彼韓城之廣而大者乃召伯康公之所營也昔先祖之受命既因百蠻以為之長今韓侯之受命復因追貊以為之伯則其城池之不可以不脩田畝之不可以不治稅法之不可以不正土物之不可以不貢咨脩其職業之謂所以終首章之

意也 解順

言韓城之大乃召康公奉王命而以燕國之衆築而城之而又命韓侯之先因時百蠻而長之則王室之視韓侯亦重矣令又錫韓侯以夷狄追貊之國使爲之伯焉然則韓侯固當上體此意而實脩其城池治其田畝正其稅法而以其國之所有時貢於王也 旨要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即其地以見水勢之順因其衆以見人心之齊夫順流征伐而人心皆莫敢安徐則其成功也必矣此總序其事而言之者也 主意

首章但言師衆之行皆莫敢安徐而曰我之來也惟淮夷是

求是伐耳其志專其氣銳有不戰戰必勝矣　旨要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

地勢得其險者固可以是用兵之威兵勢戒其玩者乃可以施制敵之威淮南之夷在江漢之北召虎伐淮之師因浮浮之江漢用滔滔之武夫兵力甚盛而彼之淮水亦不足恃矣然有玩敵之心則敵不可得而制召虎用心匪敢以自安匪敢以自遊其來也惟求淮夷之罪而討之所以不負於此來也若有此重地以用兵而為翺翔逍遥之役則淮夷之患終不可平矣　旨要

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兵之銳於出者其備當有以整於已兵之戒於安者其患乃可以制其敵伐淮夷之師方行我之車既出我之旟既設兵

正戒而備亦整矣然制敵者當先則不徒來矣不然車出而旟設翱翔之師豈足以制淮夷哉　旨要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旣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經營者召虎之職告成者召虎之功四方之旣平則時靡有爭矣王國之庶定則王心載寧矣天下之所以未平者以爭心之未息而爭心之所以未息者以王化之未孚也彼見利則奪見便則乘者固夷狄之常情而轉逆以爲順轉危而爲安者乃王者之盛心故必使天下無爭心而後大臣之功成而王者之心亦安矣　解順

江漢湯湯即其地也即其地美武功之成可見上下相安之至也蓋外患息而後中國安人心協而後君心悅宣王伐淮

夷而成功穆公以師衆之盛經營四方告厥成功爲宣王賴之以安其氣象可見矣　主意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

江漢有湯湯之勢武夫有洸洸之勇地與兵俱重矣然穆公平淮南而曰經營四方者必使大勢皆入於經營然後大功之成告於王而無愧矣　旨要

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四方者王國之衛也王國者四方之本也四方之患既平自今以往王國庶幾可以底於定矣然未也平者固可喜而爭未盡者猶可慮惟能使一時之俗皆恊於一無復有爭競之萌則王心始可以安寧不然未可以爲安王國之安危係於四方四方平則王國安矣王心之寧否係於當時靡爭時靡

爭則王心寧矣然必四方平王國定而後時靡爭王心則寧矣　天下之勢合於一國可爲王國之安天下之俗協於一乃可致王心之安四方既平而後王國定亦必時靡有爭而後王心寧也　旨要

若衰上三句似無分曉今拆開作兩句斷王國以天下爲安危故四方既平則王國庶幾其安定矣王心以天下爲休戚故一時皆無有爭競則王心亦始得少寧矣　京師統天下之廣故安危與天下相關王心運天下之大故安危與人心相通天下之治王國之所以治也人心之和王心之所以安寧也　王國視天下爲安危王心視天下爲休戚　方四方之未平也王國亦安得而定及四方既平然後王國庶幾其僅定方一時之人皆有爭競王心安得而寧及天下之人心

和同一時靡有爭然後王心爲之載寧蓋京師爲天下之本安危實相關係故王國倚天下以爲安王者以一心運天下休戚同之故王心因天下之無事以爲寧　斷法

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封建井田二者皆先王之良法中興之所當復也故江漢既平宣王即命召虎闢四方之侵地將以復封建之舊也徹四方之疆土將以復井田之舊也復封建之舊所以息四方之爭而固小國之利也復井田之舊所以戢四國之暴而固小民之利也凡若此者非以病之也非以急之也惟欲其取正於王國而已於是而疆之所以畫其大界也於是而理之所以別其條理也疆之理之盡南海而止則雖海濱之國無不

復乎舊封也濱海之民無不安於什一也此所以爲中興之盛也　解順

因四方之既平而命大臣以闢地既欲徹法之行於中國尤欲徹法之行於遠方也然宣王之所以爲此者豈徒好大喜功闢土地以自富哉惟欲仁政之周於天下也夫一徹而百度舉矣厚民之道孰有先於此者然王政之行固欲法立於王國而四方皆於此取法尤欲推而極之於南海而後止也此宣王之心也　遠人服而命大臣以正域四方之事故闢四方之侵地而井其田野治其經界豈以病之急之哉不過欲其來取正於王國則王極立於內矣於是又疆理之盡南海而止則治極於外矣王者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況淮夷始平王制初復其經界先務不得不詳者如此　主意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國百里則召公者實文武之楨幹也我之命虎以來旬來宣也豈惟一人之爲亦惟先人之功業是繼果能以繼先人之業爲心則淮夷之未服豈惟虎之責抑亦虎之恥也汝能開敏汝功則我固當錫汝以祉福矣勉之以先人之業期之以後日之報宣王眞得待世臣之體也哉　解順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兩章合題上章是王賜召穆公策命之詞下章是召穆公勤

王策命之詞㝡要如此分別上章言君賜賞於臣臣祝君以壽下章言臣既祝君以壽又勉君以德葢祝君之壽者雖臣子之至情勉君以德者乃臣子之深意召穆公之報謝至此方爲極至更要發明君臣各盡報施之意平淮夷者召虎之大功故稱此大恩　旨要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所以厚其禮也告于文人錫山土田所以廣其封也于周受命自召祖命君臣期望於無窮也宣王之意若曰我之祖有若文王焉則創業之聖君也爾之祖有若康公焉則佐命之元臣也此其同心同德爲可知也今我之伐淮夷非以黷武也將以復先王之境土也爾之受命而

往非以邀功也將以嗣先人之功業也然則爾之告成非特無愧於爾祖固亦無愧於先王也我之報功非特無愧於先王也固亦無愧於爾祖也昔也爾祖既於此乎受命則功非爾之功即爾祖之功也賞非吾之賞即先王之賞也且佐命之臣固有於此乎受命者矣而其子孫未必能繼之於今日也中興之臣固有於我乎受賞者矣而其先祖未必能開之於昔日也則是自先王創造以來祖孫相繼而受命於茲者惟爾而已此所以為寵異之至也若虎之受賜則如之何亦惟曰虎拜稽首以致其敬天子萬年以致其祝而已　解爾

君之賚臣既有以祀其先祖又有以廣其封邑而寵異之無不至非特足以尊榮其一身又尊榮其先世為人臣者受君賜之厚何以報之乎惟以祝其壽考而已盖崇高富貴之已

極無以加之矣服勞盡忠又人臣之分所當然皆非所以為報故但言使君壽考而已　主意

君錫臣以非常之恩臣祝君以非常之福君臣非所以論報施也君厚禮以待臣而以無忝其祖者念之臣致恭以祝君豈不以久享其國者厚之哉　此雖是詩人述叙之辭然可見一時君臣之間懇懃篤厚氣象　旨要

詩人美宣王命召穆公之詩而中叙其策命之詞君之錫賚乎臣既示其無自專之心又表其有特異之寵則臣之所以報稱乎君者非徒厚矣蓋策命之辭乃君之所以褒乎臣而臣之所以感乎君者故必叙之詳焉一以彰人君待臣之厚一以著人臣愛君之隆　斷法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

宣王賞召虎之功既賜之圭瓚秬鬯又錫之以山川土田然圭瓚秬鬯只以君錫之山川土田必告於前人而後錫之蓋瓚鬯之器物不過增其禮秩寵之以禮而已至於山川土田受之先人雖人君有不得私者故告之先王而後錫之 斷法

恩之有常者自天子而與恩之非常者必告於先王而後可以與而不敢以自專也宣王之命召虎既賜之以圭瓚又錫之以秬鬯一卣使之爲祭祀之用謂之釐爾者恩自君出也然常賜可以專非常之賜則不敢以專故告于文王之廟而後賜之以山賜之以土田以廣其所封之邑蓋地者先王之地非可以輕畀人也非稟命於祖廟則不敢輕畀也圭瓚秬鬯則自以釐之若山土田則告于文王而後錫之宣王之用恩其審如此 旨要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上四句爲祝頌之辭下四句乃勸勉之語祝頌者所以答君之賜勸勉者所以進君於道夫淮夷之服王則有令聞矣然猶願其令聞之不已焉四方之平王則有武功矣然猶願其文德之洽焉武功可以撥禍亂於一時文德可以致太平於悠久則武功者誠非聖人之得已而文德者誠令日之急務也若召穆公可謂愛君之至矣　解順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

此題本不可截斷但詳傳意虎拜稽首是拜受君之賜遂答稱天子之休命勒其辭於召公之廟器且祝天子以萬壽也天子萬壽如古器銘例便是刻此於廟器虎拜稽首一時之

敬以休命勒之廟器而曰天子萬壽是感恩愛戴之意無窮

又曰此四句皆廟器所勒者提出廟器爲主謂人臣作廟器以考成功非惟盡敬以答揚休命且盡忠愛以祝君萬壽也　斷法

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臣子之祝君固美其以英明致無窮之譽尤願其以文德廣無間之澤何也振中興之運者固當有英睿之姿而撫久困之民者要必有渾厚之德故明明者宣王資稟之英明而文德者我周一代之素尚以明明之天子致不已之令聞固臣子之願也又能矢其文德之素以浹洽於四國之遠豈非臣子之至願乎噫振蕩奮發之餘而有優柔浸潤之澤是則中興賢王之所當務者耳　旨要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天子親命大師以三公出將又使內史命司馬以六卿副之皆所以重其事也大將則總其綱副將則總其目兵以速爲上久則毒民而傷財矣 旨要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赫赫言其聲勢之盛明明言其威靈之顯此中興之氣象也王之所命者以正官則卿士以兼官則大師言其世則南仲以爲祖言其人則皇父以爲字是當時之大將也是時天子親征故親命皇父以整六師謂統其士衆也以脩我戎謂備

其器械也軍事以敬戒爲主敬則無一念之或怠戒則無一事之敢忽即南仲所謂憂心悄悄也爾祖南仲旣以敬戒而服玁狁平昆夷於前矣爾其可不以敬戒而惠此南國於後乎

解順

詩人美王者兵威之盛其命世臣以治六軍之事蓋欲致敬戒以惠一方之民也夫兵事以敬爲主而所尚則威非威重無以服人心非敬戒無以加遠我此詩人所以稱美中興之盛也

發揮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言王詔尹士策命程伯休父爲司馬使之左右陳其行列循淮浦而省徐州之土然宣王之兵不得已而後用故戒之以

不啻戒之以不處欲其速於成功則三農之功可以就緒矣

旨要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方

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宣王嘗命吉甫北伐矣又嘗命方叔南征矣獨於淮夷之叛則赫然自將何也蓋淮夷徐戎近居中國中國之土地則先王之土地也而夷狄侵之中國之人民則先王之人民也而夷狄暴之果安得不以吾之仁伐彼之不仁以吾之義討彼之不義也赫赫業業言其威靈之顯盛也匪紹匪遊言其師行之節制也如雷如霆言其聲勢之磅礴也用兵之法攻心爲上徐方驛騷徐方震驚雖未即順從而已先服其心矣解頤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仍執醜虜

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震天之怒也怒人之怒也虓虎之怒也王之怒則如震而如怒士之武則闞焉而如虎於以進師於淮浦鋪則其衆之徧也敦則其陣之厚也仍執則其力之勇也此淮浦之地所以截然而不可犯者以其爲王師之所也 解晰

君臣各奮其怒厚集其陳於淮濆就其不服之虜而執之然王師在淮浦之上自有截然不可犯之勢不怒無以作士氣也 旨要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言王旅之盛如此而兵法厲焉如飛如翰疾也言其果如江如漢衆也言其盛如山不可動也言其靜如川不可禦也言

其强緜緜不可絶也言其屬翼翼不可亂也言其整不測不可知也言其深不克不可勝也言其無敗之形如此大征徐夷焉得而不服乎　旨要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首章言敬戒卒章言允塞蓋不言敬戒無以見軍律之嚴不言允塞無以見王道之大惟其軍律之嚴所以戰而必勝惟其王道之大所以不戰而自服也始而來來而同人以為天子之功也而不知宣王初未嘗以兵力服之也終而曰不回則王道之大信有以服其心矣宣王於此夫何為哉可以班師振旅而歸矣斯時也其即武王戢干戈而櫜弓矢求懿德而肆時夏之時乎故曰因以為戒者戒其武功之不可黷而

勉其文德之不可以不脩也　解頤

宣王之功皆自王道中來耳不然安能使遠人之來無異心乎今徐方之夷其來庭者不復有回邪之意則宣王於此將何事乎還歸之言舉不敢有窮兵之念此可見宣王仁義之師而因以爲戒者亦在是矣　旨要

新編詩義集說卷之三